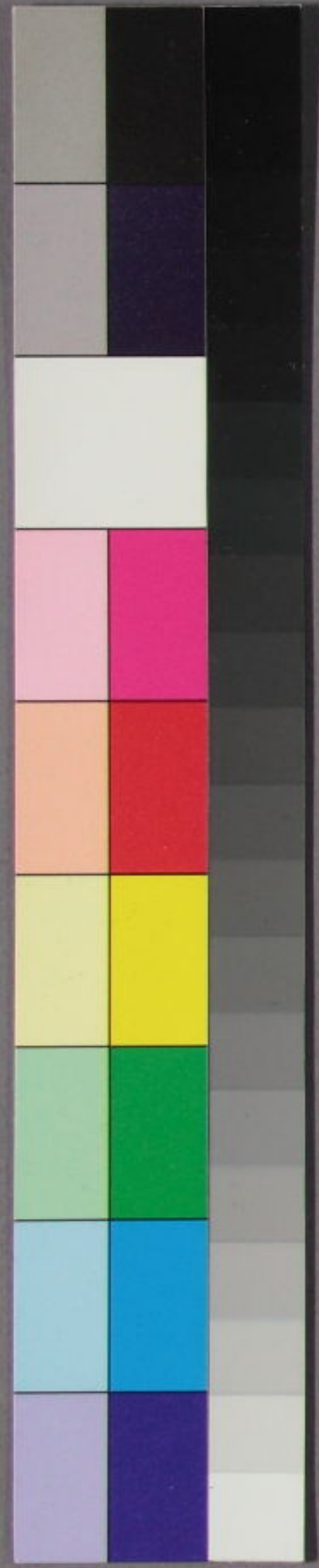


隨書雜識

九

共十

リ 6
4065
9



門リ伊6
號 4065
卷 10-9

文庵雜識卷之九



東宮代理事

孝章廟加號

洪麟漢事

李章吾事

沈翔雲事

李敬倫事

金相相福事

李在簡趙載敏事

崔趙拔榜事

金相翊事

諸啓停蕩事

洪述海事

尹養厚尹泰淵事

國恤

李鼎運論李秉鼎事

傳教

東宮謁廟後上疏

上謚孝章廟事

申相事

洪麟漢處分事

金若行疏

山陵事

使臣事

園廟及諸宮結數事

鄭厚謙事

李潭事

兩洪事

李明徽事

金鍾正事

鞠獄事

右相李澱事

鄭義達事

尚魯及文氏事

吏堂復古事

鞠獄事

大諫宋翼彦上疏

具允明等事

倍道及婦女勿拘捕廳事

洪述海事

李克生事

洪引罪事

元義孫事

趙鎮寬

雷岩事

庭請事

吏郎復古事

申晦事

尹著東事

宋瑩中事

洪龍漢李冲事

李奎緯事

對舉庭試事

允菴配享及君奭舉退奪事

李濟萬論李潭李鎮常事

申晦事

柳義養事

厚謙真贖事

康致休疏

洪樂仁事

金悌行事

鄭母及金華鎮事

諸啓事

吏兵判中批人改定事

趙明鼎李敬倫事

尹若澗鞠獄事

若澗處分事及獬漢厚諫事

文庵雜識卷之九

東宮代理事

十一月二十日大臣等入侍時 上有東宮代勞之教有曰
予衰病如此凡朝臣之孰為西南老少及孰可為將相銓判
東宮未必知之且除拜時命內侍付籤多誤籤而下十常侍
之事有未可知宜令東宮代理予則自內相議為之云云左
相洪憐漢謂黨人之目東宮未必知之領相韓翼蒼曰聖明
在上宦侍用事不足憂至是十二月三日前吏叅徐命善疏
曰聖上臨御已五十載勤勞如一日民國之憂殆不懈於宵
旰機務之煩或有妨於頤養繼 先朝故事有今日下教其

至誠惻怛足以感神明而孚豚魚前月二十日入侍時左相
洪麟漢敢以東宮不必知之說肆然陳達云謂儲君不能則
當作何如人也亞聖敬君之義雖難責之於此人而其無嚴
放肆則極矣前領相韓翼謩左右無足憂之說又何為而妄
發也身居首相質言閣豎之事自內為之臣不爭執之說尤
萬之驚駭今此聖教何許大事而秘之於宮闈之內行之於
深巖之中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則其可曰國有君乎今
日之舉明正磊落卓越千古噫彼職添具瞻者看作虛文飾
讓專以彌縫為事使 殿下之苦心至德黜而不章豈不痛
哉其言雖出於無識其事實歸於不忠而屢日三司之地無

敢言之人臣不勝痛哭太息之至手自封章躬詣闕下齋心
虔誠仰瀆崇聽伏乞赫然振發誕降明命亟正大臣之罪使
國家大事務歸尊重之地疏入 上獎忠直又命徐入侍並
招三司大臣詢問大憲宋瑩中對曰不必知者乃年前臣為
玉堂時所奏言人君用人惟才是用不必問東西黨人之說
今徐以此為罪乃深文也 上以所奏能獨罷之仍命聽政
禮官依丁酉節目定行入啓初十日景賢堂親臨視東宮聽
政禮行朝叅陳賀是後凡用兵刑人除拜三司入于 大朝
其他大小公事皆入于東宮而決之

洪麟漢事

徐命善疏入啓 上命洪及韓相翼暮並與金相福削出
至初十日陳賀時特解之使參賀韓洪居江郊不敢進至二
十日沈翔雲疏後見沈疏三司合達請判府事洪麟漢削黜不
從又請沈翔雲鞠問事答以當崇慶二十三日執義申應顯
上書曰重革命攝光明正大今日臣子孰敢有如何之意而
彼相臣洪敢以三不必知之說偏論及朝事又用人事挺身陳達此何
心腸以邸下為不必知國事誰當知之乎究其心跡誠不可
測彼相臣最受國恩敢生不滿之心欲沮戲國家大計豈不
痛哉為今臣子者固當臚列罪狀嚴辭請討而彼相臣世席
父兄權傾人主威焰所加莫敢歧貳扶護餘論硬作義理寧

甘得罪於國家不敢違拂於權門是以 大朝命書代理傳
教相臣洪也揮手止之承旨不敢書 大朝又俯詢宰臣疏
則徐命善疏都憲宋瑩謂深文而原任福相亦敢和同由此觀之
承旨都憲知有相臣不知有國家然懲討不舉沈翔雲之書
全篇語意閃弄陰譎包藏禍心顯斥官僚不慎溫室樹旨意
所在萬一叵測此莫非窩窟未破根底盤結其為他日之慮
可勝言哉臣謂相臣負國之罪不可不明正典刑其餘附從
扶護者次第鋤治各施當律斷不可已也然後忠逆可下人
心可定答曰判府事不必知之言豈有他哉其心實出於徒
畏事面之重而未諒義理之嚴也謂之失言可也謂之無嚴

則宗非本情承旨之不敢書坐處稍遠未能承聽余所目觀
何必深非哉世道陷溺久矣言出辭職不顧所重先覘上
意何如為今痼弊原任與都憲伊日所奏或不坐視與是非
既定到今攻擊殊犯已甚之戎昨今臺職軍啣之章是時司直李淮
及他臺臣等共填咽公車此非大朝全保世臣之本意余用
攻洪如申疏填咽公車上書二十日臣與判府事洪為十寸族祖方
憂嘆應教洪國榮上書二十日臣與判府事洪為十寸族祖方
今齊發聲罪甚嚴顧臣私義不敢隨叅台牌遠傲乞通臣職
又近公車填咽或有過中而未暇裁擇者若此不已止泊無
期若使今日之言或過其情則審量宜矣令旨優批二十七
日三司合啓遂停達二十四日知申徐有隣左令李致中同副李普行入對下令日前左相事若以

失言之罪律之雖嶺海斧鉞可也若以不滿為罪之則其心
雖死應不伏且大朝苦心在於保全世臣在余之道敢不仰
體乎徐命善疏固可謂忠直而其後諸疏皆效頻而為也如
是而置之則將逐日而為之矣可不悶哉皆俯首嘿然仍令
日同副之意何如對曰睿教誠然矣自上若不鎮定恐無寧
息之期睿意頗有領可之意云

沈翔雲事十二月二十日

司直沈翔雲書陳八條首論時弊且言官僚師傅邸下苟能
博求真知宗踐之士端良敦厚之人置之左右以資啓沃仍
引溫室樹之事其書不傳書入春坊官皆徑出東宮下令曰
事係重大義若沐浴不可不詢問三司諸臣入對執法之臣
勿論受由情勢未肅拜皆入侍又曰義重沐浴事關忠逆當
今討罪之日豈可不叅領相偕入侍原任大臣依下令未待
是夜沈以庭鞠廿二日傳曰沈兄弟並與其父故其本家
次捉囚南間令該府立後青平家另擇無故者傳曰捧納承旨及諸承旨
刊板傳曰逆種翔也嚴刑一次黑山島柵棘司直李桂曰三

日洪憐漢位在大臣敢以不必知之說肆然發口又於承宣
所當奉書者揮手止之徒知事體之至重因念義理之至正
不覺其陷於大戾乍黜旋叙今日三司合啓猶未準許臣謂
仰稟亟從之沈翔雲即天地間一罪人渠以亂倫之人又懷
不逞之心投進一書指意巧譎不忍正視刑訊逆裔處分雖
嚴不可不究極其情夫正當律也既以李桂特除大憲沈既
赴配李桂疏後命拿來廿四日入來囚傳曰罪人勿加刑結
案諸堂入侍是夜諸堂入侍判義禁具允鈺同義禁
金用謙趙在浚鄭一祥命酌處
還配沈兄弟黑山島永為庶民於是玉堂陳劄云沈以妖邪
悖倫之種敢陳陰譎叵測之章凶情難掩國人齊憤乞加嚴

鞠正法不從副學李秉鼎請更鞠掌令蔡挺夏書曰沈
以亂倫之種潛懷不逞心條列黨目攻斥官僚繩以不道之
律猶不足泄國人之憤義重沐浴相率陳章更加嚴鞠並不
從廿六日大憲李桂啓請還寢沈酌處之命嚴鞠得情夫正
王法 上曰臺體則然昨夜處分非為鞠也如今邦慶為冲
子析永之道不允

金相相福事十二月廿二日

副學李瀾書曰昨夜入對時 睿教累下於領府事金相福
辭旨嚴截傍觀惶慄彼金躄仍不出及承恬不知愧之教始
乃退去國網壞虧而今日診造又晏然以承候入來肆然不

顧冒登前席佯若以 睿教初無閑念於進退臣謂金為先
削出以嚴君臣之義答曰非卿安得此言彼大臣不持此也
卿何足云云 耶北一日三司大臣入侍時東官謂金相曰卿
國事云云此外多有嚴教金不知
退出來乃退去李乃上書劾之

崔趙拔榜事 十二月

十一月聽政慶科命官領相金尚喆前大學李福源禮叅李
大成金魯鎮司直徐有寧玉堂李願祥李儒慶 親臨
崇政月臺試士 御題一人元良萬方以貞懸題後又如日廳
召武試官令設於景福宮儒生試券初更出榜林道浩為壯
元趙羽達趙榮毅崔守元李太亨等皆叅凡十五人羽達即

恭億曾孫榮毅恭億之侄孫守元即錫恒之孫太亨即光佐

之宗孫於是物議大興十七日修撰李願祥上書曰今番慶
科崔趙

三人以曾經追奪孫若侄孫肆然挾試紙入場猥占貢選楊
相賀慢無顧忌履霜之憂不待知者而可知世道之寒心

寧有極哉臣謂一體分隸芸館以小
裁其巖承躅躅之漸斷不可已也 答曰分館三司各有分

館之司十八日翰圈李趙以三点叅圈惟羽達不得叅十九

日趙崔校書分館榮毅承文分館七日徐有寧上書曰一考試
節

自有命官與主文則下試官不可備數應役而已故臣則初
無一張文考上合考之事矣乃者伏見其科作則趙羽達趙
榮毅崔守元三人所作多有雷同或同十數句或同七八句
科場何等至嚴掌試何等至重乃有如許雷同之文入格至
於三人之多乎蓋且分軒各考則他軒文入格雖不相閱於
他試官而臣既同叅試事試文雷同自有定制而願臣暗劣
不察之失不可以過榜日久晏然自恕因循掩置故領相金
仰暴自効之義亟降威罰以勵瀕哉以嚴試事云云

尚喆又劄子曰忽之臨意自多疏漏而諸篇句語同異全不照檢遂使引義之章出於叅試之人臣以主試之人其為惡感當如何其在重科場杜後弊之道決不宜仍置臣謂仰稟大朝聖令依司墨拔原榜恐不可已也 荅曰當稟 大朝七日傳曰令該堂修正依金請修正榜目於是崔趙三人皆拔榜收紅牌廿一日李福源亦上書自引以為不習科文目疾不能審看而擇取例批明年正月三日朝叅時司諫柳義養達曰三舉子皆拔榜則其時主文之人不可置之請削職荅曰當稟領相金尚喆亦陳書請罪以謝臺言

諸啓停蕩事 丙申正月

初二日次對大憲李淮歷陳前啓多人之事傳曰南降老事

朴盛源伸寃之說其本無據雖不能斷律今後亦不可以一逆字斬其人其令舉國咸須知悉以雪其事此人若此况朴盛源乎特放又曰都憲斬忠心使我至此自今八十三歲君免枉殺無辜之命明日建明門朝叅以示京鄉以示嘉尚忠直之意非李淮其何有今日處分特為加資都摠管除授初三日朝叅並陳賀為之備忘記昔長孫皇后魏徵言直正衣以賀今日陳賀致詞曰忠 在朝固當賀云於是李迪輔黃宅仁朴盛源沈翔雲事一并停啓沈之兄弟為庶民事亦寢之又南降老復官爵副學李秉鼎書請沈翔雲依前榜棘勿蕩滌荅當稟處矣是日秉鼎及玉堂俞漢敬沈豐之鄭

字溥啓曰沈之傳啓臺閣亡而國綱頽請停啓兩司沈昂之
郭鎮純為先削職 上曰允又啓曰沈郭初發啓立異之人
請兩司諸臣并罷職 上曰允其明日兩司復發沈之前啓
不允 注升資後上疏曰臣累入臺而不能一言救南降老又
軫至此 首發朴威源之啓最後停啓亦不足以足贖前愆而應

尹養厚事 泰淵事 正月二日

修撰李秉模上書曰 顧今人心陷溺惟知爵祿之可貴不識
惜乎使有知故尹心衡在者豈不矜式乎士林維持其萬一
也耶噫彼宰民居家有清儉之操立朝而秉義理之正處衣
糲飯沒齒乎柔戶捲樞之下流風餘韻至今耀人耳目其子
養厚蔭籍名父位躋宰列清官要職莫不兜攬在渠之道固
當飭躬厲操一守其父之緒餘而今乃一反其道父以清儉
而子以貪侈父以義理而子以勢利勢之所故朝東而暮西利

之所在左鑽而右刺奸細之情側媚之態有不忍正視而至
若柳知養之頃年一疏具庠葦之向未綢繆或始涉而終賣
或先密而後背改頭換面奴膝奴顏殆乎千百億化身而出
入人家主掌時論一國喧傳十目難掩則自知棄於公議
乃作陰護明類之說厥然掩惡遊辭取容除非一種嗜利無
恥之徒則名為士夫顧安肯同流於其間哉然迷俗易欺小
慧潛售百計壟斷爵位猶顯意之痛哉其自為地則誠巧矣
奈國家世道何哉嗚呼惟彼小人深於謀身希覬窺伺利在
大臣則附大臣利在戚臣則附戚臣利在敵國則附敵國惟
利是視閃忽莫測不幸臣身親見其人嗚呼君親一也孝
於親者必忠於君今養厚於賢父之志事一切置諸罔聞
而徒席餘蔭躡取厚利臨江名亭放恣移構負郭良田爛熳
畝占在渠猶屬細故臣不欲索言以傷忠厚之風也噫人之
無良至於此極而尚可曰姑恕其忘父乃更責以忠君也耶
若使此人一日在朝有一日之憂二日在朝有二日之憂為
國家心腹之患將不知至於何樣機闕出於何地思之及此
寧不凜然坐令有司夫施屏裔之典使朝野洞知小人勿用
之意副司直洪良漢以釁累之蹤演緣蹈附濫通清顯物情
駭嘆久而未已備堂經筵之任 荅尹養厚之嗜利已知於靳
一併刊去以厲名節以重官方

點館職之時所請依施洪良漢事當初簡拔自出 聖意當

稟大朝處之 先時尹為大司憲忽上書言其父在時未嘗任

東官下詢以此中有與洪氏親者乎尹進伏曰臣乃相親矣

謝客不見以為自慙云至是李上此疏劾之尹遂竄海南

應教李商巖上書 初五日請釋李迪輔又言御將尹泰淵賦性

邪媚行事濫得為世指目蹤跡閃忽惟勢是趨干豫朝政妄

論通塞其假威市權之罪不一而足此等負國妖邪之類豈

可一日置於輦轂之下亟施遠竄使此輩少知懲畏焉 既已

勤買民家五七區為其妾起大屋事覺配嶺外

李鼎運論李秉鼎事 正月廿一日

持平李鼎運上書曰 郎下聽改之慶分先明屏出奸細去一

獲倫嗜利無恥之甚者其父年前所遭繆兄奪官之目人倫

寢怪而事由子累及父則渠安敢抗顏人世復玷官爵而恬

不知愧愈肆臆撐膈無非傷人害物誦媚虛張而得之至

指萬目難掩清官美職其辱朝廷玷名號宗非細故窳現近

於副學極矣物情沸騰其辱朝廷玷名號宗非細故窳現近

如翔噫從古凶奸之責驚權勢鉗制一世者其本勢不由於

冒居清要漸肆威福之致也今以世人伎倆非據華貫畢竟

不為仇誓恃戾之行同有紀極姻故相之婿繼載負其思愛

初清明之治不可使如此之人一日在朝臣謂李秉鼎清要

疏入 世孫下令深斥鼎運之誣人而伸秉鼎之寃且令以

論人家間事不羨事云 鼎運遂因臺言竄嶺南 秉鼎本以

論近忽

為老論小輩怨之鼎運有此劾云而玉堂夏材極言其遭誣而伸之秉禹則依旧除職不出英廟時補鳳山郡其後四月初命拜大司諫令乘駟上乘

東宮謁 廟後上疏 二月

初四日 上命世孫謁 垂恩廟百官皆從令二品以上入

對東宮教以壬午日記有不忍聞之教此與史記不同欲上

疏刊去之如何諸臣皆無異辭是日還宮上疏曰伏以殿下

天也頂踵毛髮莫非賜也覆育生成莫非德也臣之生年二十五歲皆得於造化涵育之中也臣感戴鴻私銘心鏤骨惟以問寢視膳為區區報答之計矣不料我殿下不知臣不肯乃以萬機之繁采以畀之其事則至嚴至重其責則至艱至大顧臣愚魯豈有一分冒當之望而瀝血控辭至再至三而不能得之則分義所迫勉承應已數月矣夙夜祇懼如集于木乃者聖上深軫宗統之重永為根本之圖遂於上冊之餘特采賜号之礼臣且惶且榮同知收措雖隕絕糜粉何足

以仰酬萬一哉抑臣有私情之萬痛迫者今因事會之發而危衷益激不能自抑欲言而聲先吞欲書而涕先注嗚呼此殿下所不忍聞小子所不忍言而遂終泯默則是自阻於仁陳忌惟殿下哀憐而垂察焉嗚呼壬午處分則我聖上為宗國不獲己之采也以聖上之心行連權之道東土大小臣民孰敢有異說於其間哉况保全殘喘同非殿下之洪恩高天厚地泰山深海未足喻此感激則在臣報效之道惟當信之徒敢生希覬之心肆邪逞崇之論而臣乃慙患其妄言移易義理則是京殿下之罪人非特為殿下之罪人亦將宗社之罪人萬古之罪人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廟神灵質之在傍臣焉敢誣也者傳之聞者流布一世塗人耳目人不知無人不見者傳之聞者流布一世塗人耳目臣之私心哀痛如窮人之無所故也夫閭巷匹庶之情理悲切者則終身舍痛如窮人之無所故也夫閭巷匹庶之情理悲心而今乃高臨貳極儼對百僚豈不痛哉此有不然者蓋殿如臣之哀痛或有礙於殿下處分云爾則此有不然者蓋殿下之處分天理之公也臣之哀痛自哀痛真所謂並行而不悖兩行而無傷也若又以為

無日記則無以徵信分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夫國朝典故俱在簡牘金匱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代移易不得又安用日記為也嗚乎日記之存不在殿下處分之日三時茶之所以自處者惟有避儲位沒身屏處只以一日三時茶也伏乞殿下悲之矜之諒之察之亟救臣所政之命仍去臣儲貳之位以全終始是日傳曰今者此舉為宗國為冲子猶慈愛之恩不勝大願

有未盡者何則秘史雖不可議於政院日記輿臺皆見思悼冥之有知必也飲涕壬午閏五月日記承旨典注書同注彰義門外洗草若此則余心光明於宗統此事為垂恩不忍又傳曰末世人心雖見日記更提文學者以戊申餘種嚴懲咸宜聽此莫犯邦憲

孝章廟加號 二月

是歲正月追上 肅廟尊號並毓祥宮及當宁尊號並行增廣增廣則初試至二月初傳曰世孫既為孝章之後末頭孝章將為章陵孝章有徽號然後宗統正而事面直欲下問時原任大臣入侍傳曰國之重事必也正名難測者世事其在息邪說正宗統之道不若今為此亦萬世永固之道孝章稱孝章承統世子孝純稱孝純承統世子嬪造給玉印竹冊上告正宗統領示八方又曰我孫錫號曰至孝世孫先傳諭書于庭當受賀銀印竹冊令戶曹造入予當親授諭書製下令世孫此庭親受

李章吾事 二月廿日間

執義金樂洙上書曰訓局設置法意嚴重李章吾十年冒居
貧贖不法元例習陣之費利其私用全廢鍊操之政本營儲
積之物惟意擅弄專為肥己之資郊垆之買田營宅殆過三
十餘所至若毀械之朽傷視若尋常軍校之充代自有定價雖
以厚男事言之同惡相濟縱恣無憚之狀節節露厚男既
伏邦憲章吾不可以閭家奪取之罪薄竄近圻而止臣請
喬桐充軍罪人李章吾絕島安置疏入章吾遂珍島柵棘章
凡歷為大將者數十年專事貪饕其富甲於國中及為訓將
大失軍心軍情傲而奸奴厚男居間納贖者濫至此是
年初章吾以奪取閭家廣其家舍竄喬桐厚男亦捉入捕廳
杖訊得情章吾凡盜食訓局錢者累十萬兩遂令訓局督納
於章吾厚男則外絃於唐
古介章吾亦柵棘珍島

李敬倫事 二月二十一日

獻納申大年上書曰

惟彼李敬倫若思其父頃年奏語則宗

染之汚而自在蔭路使厠校槍已多媚悅蹂競之請及宵拜
文第締結函尊踪跡秘詭心術陰巧乃於昨冬崔趙數人唱
第之時楊言于稠吐曰故家得人誠非細幸云此已萬放
恣而又於政院呼來數人曰似有致祭吾當進去禮獎須以
雲紋緞備待云渠以今日臣子苟有畏忌之心安敢以此等
說前乎心齊諸口乎蕩平陶甄之時尚有此一種化外之徒
此而不懲消滯滔天之勢靡有止泊
臣請行司直李敬倫亟施放流之典 令曰李敬倫事問諸大
臣亦無異同李敬倫以乃父之子居常畏慎嚴於提坊則
臺臣之說奚為至哉其所處分不可不嚴李敬倫削版門
外黜送

李在簡趙載敏事 二月二十一日

前承旨趙載敏乙亥坐逆獄拿置廢居至是其子公鎮為翰
林得推恩載敏其甥姪李在簡為吏議不告於長官而私令
下吏作草記啓下於是吏判金鍾正上書曰其非例且曰載
敏負犯如何而尚此寬容已云幸矣豈可同視無故而循例
升資乎請收還之世孫令曰吏說推考載敏加資勿施旋
命在簡禁推猷納申大年上書云公鎮冒占吏局敢以釁累
之父循例推恩焉敢若此公鎮永削仕版其主翰圈人請罷
之在簡下獄供曰載敏時無罪名循例應行金又上書謂近
來隄防漸壞凶孽生心趙之負犯丹書未泯而在簡以舅甥
之親不知法之可畏筆之爰辭少無顧忌云云在簡遂罷職

金相翊事 二月二十七日

東宮下令曰金相翊之因大朝小朝不欲立者或以副尉之
父可免威罰而然耶抑或不概於今日朝廷而然耶已為供
賊則不可謂之情勢而前後賓對雖有飭教晏然不叅全無
敬畏之義究厥意思有不可曉為先拿處金就拿納供八日
令曰觀金相翊草供不特漫漶至於備堂既已行公則情勢
云云已歸虛空設以情勢言之歲久事冷又值新聽之初反
忽引入有若斂身者然未聞有何失所於舉援而然乎立紀
綱正風俗當自此等始其可尋常薄警而止乎又况其子臺
卿即署金子象一切絕跡究厥處心尤不可知金相翊圻沿定

配金逐請南陽至四月旬間特放
南陽定配罪人金相翊放送

洪述海事

洪為黃海監司取官庫穀買錢興利遞啟後因臺啓事覺就
囚仍令本道查核既而下令姑為放送以待結末三月初四
日獻納李押上書請寢放送令本道別為查核令曰
其在懲貪之道決不可尋常處之令本道嚴查狀聞所謂初
時御史狀啓之已封旋止其所溺職固無言而徧裨之欺瞞
執留可見國無法矣御史任希兩拿問處之當該徧裨拿囚
又令日本道行查而今日道內守令皆曾經管下監司亦是
交承之人其所覈察難保嚴明送當擇送繡衣探問如有現

發當與監司

洪述

同律以此嚴飭

初任希兩

以宣諭御史注

時發賣兩利之事將啓聞之又請主管裨將身示之狀啓既
封任之所帶裨將申大益者力挽御史而寢其啓事遂傳播
至發臺論是後因國恤洪姑放送洪連待命私至四月初海
第而本道行查則依前為之任及申又復就囚
伯李押以不善查察罷之代以李性源令行查是月初九日
任希兩納供判下以其所納供放恣無嚴剩餘錢元數身為
御史焉敢以公用及下輩弄奸樣納供乎特教置待奸狀照
燭則遊辭漫漶希兩若知國法安敢周遮乎狀啓事段其所
發明全不成說罪上添罪添問目口招申大益供辭鄙巧
換本罪之外更添一罪若復隱諱刑推究問么麼武弁焉敢
欺蔽王府事體當此一初之時其所供捧歇後諸堂推考另

加究覈期於直招又見下

國恤 三月初五日

上候自昨秋連設直宿而未罷昨日夜猝重大臣入侍行祈
禱山川遂以初五日卯時 昇避於慶熙宮集慶堂宮城扈
衛如法百官以淡服烏紗帽朝入叅班罷敬前啣人及軍民
皆叅外哭班於興化門外喪禮一從補編初十日成服仍
登極陳賀樂哭陳而不作宮衛撤之前此初六日襲後禮曹
進登極節目 不許賓廳及兩司請啓 不許至於庭請而
又不許乃庭請於 中宮殿始許之 登極日尊 中宮殿
為王大妃蓋帝王之禮以繼統為重不以倫序為正故叔訖

諸臣而如此惠嬪宮則以惠慶宮定號是時軍國大事以公
除前不許聽決但緊要窠闕則以口傳差出

傳教 三月初十日

傳曰嗚呼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 先大王為宗統之重命
余嗣孝章世子嗚呼前日上章於 先大王者大可見不貳
本之余意也禮雖不可嚴情亦不可不伸享祀之節宜從祭
以大夫之禮而不可與太廟同至於惠嬪宮當有貢獻之儀
而亦不可與大妃等其令設於大臣講定節目既下此教恠
鬼不正之徒藉此而有追崇之論則嗚呼 先大王遺教在
焉當以當律論以告 先大王之靈咸須知悉

上謚 孝章廟及 垂恩廟事 十九日

傳曰既以廣詢僉議純同今日大臣館閣堂上應叅諸臣命
招訖 孝章廟謚號以溫良睿明哲文孝章陵號永陵
廟號康宗殿號延福 垂恩廟謚以莊猷園號永祐宮號景
慕禮曹啓以垂恩廟則依宋濮王舉行康宗尋改真宗

申相事 十九日

傳曰摠護使之任顧不重歟以昨日事言之所薦地官下詢
之下其所奏對全不成樣况車亨道尋常地師大臣以此首
舉其他泛然可知不可以大臣而不飭摠護使申晦罷或即
申之私人而申薦于上又不見

金若行疏 十九日

是時以從權庭請而再啓時以班行稀疎 下教不叅人一
併削取金以前承旨亦在削中上書略曰臣竊念帝王之孝
而大行大王以宗社臣民付於殿下則今日乃殿下之初
之政而天下萬事莫重於倫常而君臣之義又是大者故凡
辭常悖義干紀犯分謂之凶逆君父之警春秋之法人得以
討之朱子言祖宗之警萬世臣子所必報而不忘噫亂逆
未有如辛壬之凶黨懷二心於達儲代理之日肆陰各於誣
告羅織之地動搖國本趙鹽忠良必欲滅絕天理此乃萬古
所無之變而錫恒光佐泰億三逆宗是鏡席之巨魁者輝之
同惡也誣獄之鍛鍊諱疾之陰秘教文之凶悖馴政戊申乙
亥之逆則其誣逼聖躬謀危宗國之罪萬戮猶輕其在臣子
不可一日忘其警乃者退奪未幾旋復其官蓋出於先大王
容物之量好生之德而若其嚴懲討正倫常之義已昭著於
乙亥追施逆律之傳教至有幾番亂逆專由余之太施寬典
不治其本之過也聖意之嚴截際可見矣噫大行大王仁
恩涵育諸逆之遺孽宜革旧心融和大德而根株不拔鬼魅

跳踉至於向日守元羽達輩登第而極矣種子依旧有石壓
笋生之慮吹噓逆孽而不恤人言欲戰公訟意彼命官文衡
真非先王業面之臣乎其心所在誠不可測及夫公訟峻發
此乃路人所知然比之於癸卯偽科則此亦細故夫偽科規
其命名設行之意凶悖無倫尚今不罷遂成亂濫式至今日
血所願忌義理晦塞名分乖亂矣臣又聞之大行大王謚冊
文使李福源製進云福源制進云福源制進云福源制進云
重先而使之文有德望清濁為後世國人徵信之道况殿下
祖先而使之文有德望清濁為後世國人徵信之道况殿下
豈以此等醜類將此大文字以羞萬世邪臣以為先正錫恒
光佐泰億元凶之罪亟行追奪籍之典結制癸卯偽科以
存大防之嚴次論金尚詰李福源逆之罪又叔福源撰謚
冊文之命以昭邦刑雖然亂逆究厥本源則尹宣叔父子是
也宣叔始以江都俘奴終為賊鎬血黨匿情於薛賊諱跡於
絕交前後機閱無非陽濟而陰助平生伎倆欺世而盜名極
則文飾父過資揚不死之義背絕師門潛售嫁禍之計連腸
肚於乙巳凶徒幸壬逆黨丙申分途刺之律可見天討之
聖意也及其黨與寔繁依慙於丙申逆毒於辛壬度亂日章
而復其官謚歷數辛壬戌申乙亥諸逆盡是右袒拯之父

焉敢逃春秋首惡之律乎其在拔本塞源正名定罪之道不
可不追奪宣叔父子之官爵以破亂賊之窩窟明矣惟聖明
不決斷焉今不欲雪國誣則已如欲雪則三凶孽籍不可暫緩
施又追奪宣叔父子官爵以為正本清源之道臣伏念不忍
使先大王之誓容實於息食之際臣治疏將上之際適被削
或蓋臣入參庭請因登疏之為意暫為退出而第臣此疏聞
倫綱討復之大則臣雖在負罪之中未暇計格例茲效先正
趙憲諱中上章之規疏入下教以公除後當處決至四月
沫血飲泣冒死拜章疏入下教以公除後當處決至四月
一日答曰光佐泰億錫恒既有先朝已定之義理亟施追
奪其餘不允近日公車日積如甬荒雜之輩復事跳踉良
可駭嘆傳曰攀援邪逆締結非類即士夫所唾罵朝廷所擯
棄此輩予於金若行見之矣心常駭痛一欲處分百人雖言
事以渠所為何開口論朝廷事乎雖以不廢言之義賜批於

原疏不可以此寬恕限已身禁錮

使臣事 三月十二日

告訃上使申相晦為之後罷之至是傳曰今番使事請謚之行既兼承襲又兼追崇其所周旋異域不輕而大臣奉朝賀金致仁特拜上使金上疏辭 不許遂出謝是時將作謚狀考出政院日記凡九百餘卷差出堂即凡三十人名曰撰集廳而堂上則蔡濟恭趙明鼎黃景源李徽之鄭存謙李福源李宜哲李瀕凡十人郎廳已行玉堂名官各考出日記之可錄為狀者三月念間封送製述官而李徽之以時文衡撰之至四月念間使發去副使鄭昌聖書狀李鎮衡而以告

計請謚承襲使兼行

鄭厚謙事

大司憲李桂進袖劄其略曰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况亂賊乎肆昔 明廟未過公除相

臣李浚慶請討奸臣沈通源 仁廟未行因山先正臣宋坡吉請討賊臣自點今日厚謙即通源自點而其地處之逼色藏之凶又是通源自點之所無蓋自五六年來世道乖亂國勢岌岌人心之疑懼一則厚謙二則厚謙其奸肚逆賜天生戾種所事者密覘上意憑恃寵靈脅制朝廷而陰移國柄也籠絡將相作為羽翼主張銓選排布氣勢頌笑之間榮枯判焉淵滕之際殺活分焉一種患得失之徒靡然爭附甚至於辛壬三凶先王萬世之誓猶且欺蔽幹旋復其官秩至於燕喜之宅鷄龍之庄工費鉅萬所謂乾崗之枕符識之應未世喧傳神人齊憤意喜痛於天下寧有是耶然而渠猶屬細故又有窮天極地之惡惟我先王祖孫相依之教可以感動臣隣非莽操懿溫之心孰不顧戴而厚謙敢畜猜嫌常懷忿懣依見於辭色譎張誑惑其疑動之跡危逼之形雖昔之耆輝無以過此賴我先王鎮如山岳講奸莫行隱謀未逞伏想殿下

追思既往亦必凜然而心寒矣惟其梟心狼跡乃於名位既
定百僚齊賀之日偃然不起終日牌召悍然違拒顯有抵敵
爭抗之意畢竟指頤之間幻出翔雲妖迸敢言其難授受
之計其罪萬戮猶輕乃者昊天降罰而乍入旋出顯有厭苦
之色其心所在路人皆知其平生無非罪惡而此尤彰著
難掩則咸乘軍民快示顯戮夫孰曰不可顧今防川欲決伏
火將挑众怒如沸羣情難遏渠亦自知不免則窮寇固何慮
之不出而何寢之不畜耶念之至此不覺心顫而骨青殿下
係憲私義而涵貸則幸於古聖王緒志迷事之義仗願惕然
遠覽赫然明斷以厚謙前後罪惡布告中外明正典刑以絕
奸詭以杜禍亂至於和緩翁主真所謂是母是子國人所以
警對者也長處禁中內外交煽到今情地殊前起忌轉甚其
暗售潛逞將不知做出何等凌虐周公只是輔相而以其係
宗國之安危不敢屈法於管蔡况殿下上奉宗廟下係億兆
奈何自輕忽於防患亦願即日屏出早賜勘處
以清宮禁以絕覬覦以為宗社生民之幸焉

是日校理李昌漢又上疏曰

鄭厚謙母子之罪惡不可頃刻
容貸此豈狝憲長之言哉案是

人得以誅者也及奉批旨以待公除後處分之教公除前亂
逆必討即列聖家法國家禍機將不知至於何境豈不凜然

伏乞夫揮乾斷以安宗社幸甚是日政院亦啓請之大諫李碩載又陳劄玉

堂聯劄論之三司及大臣并請對討之 上不從右承旨李

普行亦言其必從之義 上命遠竄公主亦出宮禁府以慶

興定配厚謙三司又所懷尹養厚以厚謙之腸肚相連凶謀

秘計無不相聞玉堂又劄請絕島柁棘蒙允該府以巨濟定

啓玉堂又劄請尹泰淵罪與尹養厚同亦允之柁棘蝟島仁

六三司執義金樂洙司諫洪彥喆掌令申昕金宗善持平沈

日三司基泰獻納李柁校理趙字淳正言沈商賢修換朴在

源所懷鄭厚謙母子之罪惡可勝誅哉罪闕宗社憤積神人

宮闈之間潛藏危逼之機朝廷之上已著亂孽之漸國人齊憤

誓不共生者亦已久矣即者憲長之劄請可得以快伸王法而

乃 殿下拘於公除而不賜允從究厥罪狀不可薄竄而止臣
等謂亟正厚謙母子之罪上告下布上曰予意有在不允傳曰
尚州牧鄭錫達改差厚謙之生父是日掌令申昕疏曰昨年九月十一日
大行大王所下 傳教中工判下姑先投畀於渭原郡倍道
押付使西民咸知朝廷有懲貪之法傳曰李命彬年前書啓
非但奉使無狀其孤負聖意莫比為甚可謂罪上添罪不可
尋常處之前平安道暗行御史李命彬拿待公除後處分
傳曰趙曦押去時道路付食嚴禁倍道自前只有倍道之
名而無其案當直都事嚴飭廿七日傳諭書令宣傳官持
傳于閔西伯貪吏趙曦到平壤日觀察使布政門外大會民

人宣布諭書亦為真諺翻騰曉諭各邑鎮使西土之愚夫
愚婦知有朝家懲貪之政十八日王堂徐有防製進諭書

王若曰嗟爾西土之民咸听多詰嗚呼大行大王五紀臨御
當魯野之無青公物犯已太甚薛稷之對封墨年前憲臣之
疏備論推剝之罪今日納言之苟盛陳贖汚之狀至於西民
欲食之說而極矣亟召曾經兩道臣俯詢則辛卯之飢西民
為甚赤地千里顛然之患迫在目下而都忘設貸之惠以歲
前請得之穀作春後料利之資坐待米直之翔貴立視民命
之近上哀哉赤子亦怖何故至於朝家十萬包之米散給民
間勒徵準價一色之直十縑之多而輸納上司之數只是三
縑之式餘剩六七萬縑盡故私廩營債四十餘萬縑一時火
督萬家鼎沸枌楊遍滿鞭朴浪藉遺毒餘害尚今未已及夫交
承之道臣按簿查案則所謂四十萬縑一時虛錄噫嘻痛矣
送古貪墨之吏何限而曷嘗以宣化執法之臣百萬縑私用
如贓者哉先王發遣繻衣嚴覈罪犯而御史李命彬全事營
護欺蔽嚴法重繩烏可已乎噫曦罪豈至薄竄而止慰謝時
急投之渭原蓋其不于南不于北必于西者將使爾等知天

有禍淫之理固有懲汚之法歷數曠罪以宣積至四月十日

李命彬原情云判下規此所供語雖窘迫渠既以奉

使無狀遲晚宜有忝酌之道定配遂謫淮陽上昨冬聽政後

宮僚出一櫃其中有彩西宝筆滿積令曰此趙曠西伯時因

洪相家納于余云其後又對諸臣云趙曠有三罪渠以兵

判告于上曰臣乃明師達朝云渠於平生無事時每安得如

此乎渠又以提學當科試為其子見科連四科遠名渠子登

科後上問予以夢設科汝之亦有夢乎對以臣亦有夢尊

嚴之地渠安敢褻言私夢乎曠罪如此何敢者帽帶立於朝

行云自是曠不敢出入朝行間至是因臺啓如此

兩洪事 二十六日

洪鳳漢近年以來連入城參朝班而諸子不敢顯仕麟漢則
徐命善疏後迸出三浦 國恤亦不敢奔哭至畿營成服而

退三月二日同副承旨鄭履煥上疏其略曰諫者憲長極論厚

正論然亦有罪大於此惡積於此殿下所必報之誓一國所

必誅之逆而懲討之典不先及此輕重倒置臣請沫血痛言

惟彼鳳漢千罪萬惡無不具備南山之竹難以盡書東海之

波難以盡洗若其罪惡最大最極者則壬午所犯及前忝判

金龜疏中事是也嗚呼壬午事既殿下所不忍聞而事閱討

逆臣不得不言蓋先大王處分之日即聖人處寢達權者為

臣子惟當哀痛恭听上之所為而已至於所謂一物前史所

未有萬古所未親苟有秉彛宜不敢萌於心發諸口而洪鳳

漢乃上倉卒之際欲掩前日異慝之態不少顧忌突入

前席無難告之肆然獻之不然則先王何以知一物在於何

處乎此緝紳所知三軍所親渠安得以諱也伏想殿下於燕

開之中罔極之痛警疾之心亦必無所不至而事勢所拘不

得明言含哀忍痛共戴一天允忠臣義士念殿下之意思莫

不痛心而流涕論彼賊之凶肚莫不扼腕而切齒至於丙戌

人蔘事藥院之往復國舅之酬酌昭不可誣則此為渠之新

案明矣夫御藥所用何等至重而况鳳漢既不在嘗藥之任

則操切提承威喝醫官必使之不得純用羅蔘究厥心腸豈

不路人之所知乎彼光佐不設藥廳猶為逆節則况此沮遏

御藥是何等極罪而不加之誅乎若夫所謂如是者聞八域
直是無狀無嚴不道之大者我殿下居儲位仁孝著聞八域
延頸况鳳漢以肺腑之親其所愛戴保護宜別他人而咫尺
面前肆發凶言又况殿下所守者義理之正鳳漢所言恠鬼
之說也願乃念慰於其計之不信遂出此絕情之亂言此其
平日所畜無君之心不測之謀故自不覺其存諸中者發於
外也雖莽操懿温未嘗有對而脅持至此之甚則鳳漢殆巨
古未有之逆而彼獍漢沮戲代理敢發不必知之說同一腸
肚共濟其惡夫既逆於壬午逆於先大王逆於我殿下則一
國臣民孰不欲斬腰斫頭食肉枕皮而乃偃處城圍窟居盤
根作威作福非常之禍迫在朝夕或以為鳳漢外戚可以少
貸而漢薄昭罪不至凶逆而猶能割恩斷義况鳳漢豈可拘
於戚屬乎伏願正鳳漢之罪以為國家萬世之計

廿七日傳曰公麼厚諫雜當請
討有若時急窈發迫在呼吸者然至於勢炎薰天莫敢誰
何者側聽多日囁嚅畏約試觀今日朝廷果無角勝之臣乎
三司諸臣只規其利害之所在不知君父之為重良可寒心

大司憲李淮大司諫李碩載等三司削黜是日又傳曰李

桂雖不盡義挺身出論不可與隨眾波蕩者特為分揀工判

除授是日金漢耆疏曰伏見鄭履煥之疏則極論鳳漢之罪

為說臣請略陳之向年臣侄疏後先大王臣教曰入內殿

聽下教未傳也臣即入侍于今王大殿仰質其言則教以

余未嘗誤聽矣賤臣奏曰即今聖上不進湯劑水刺其在承

順之道宜存領舍之義遂退告先王願臣此舉萬不獲已而

若論其事之根本則慈聖未嘗誤聽殿下亦庶幾洞燭而臣

徒急於一時繡縫而自此倫常之大義未明慈聖之心事未

白人心疑惑世道乖裂嗚呼鳳漢之罪乃王章所必誅神人

所共憤臣侄陳疏之際不能同聲懲討而或誤聽耶四字反

自臣口而發之是上負慈聖下愧臣侄也居常隱痛如負大

何今者承宣之疏更提其事臣何忍一味咨且我伏乞明降

絲綸使國人咸**校理宋煥億上疏曰**伏見鄭履煥懲討鳳漢

知其事之案狀**校理宋煥億上疏曰**伏見鄭履煥懲討鳳漢

髮豎牙咬以為聖上赫然有照廓揮乾斷及見傳教以公除
浚下教為教春秋無將漢法不道人得以誅之決不可一刻

容息其可以遷就待公除之過乎噫鳳漢壬午所犯丙戌所
為及猶如是之罪乃殿下之營一國之賊萬古之逆也一
於此猶不免身伏刑章首懸藁街况燕有其三而此外貪權
樂勢殃民病國之事亦以千億計則是莽冀操卓懿温並萃
於一身也如此而任其竊據城社息食無恙者寧有是哉且
其窩窟根抵已固心腹旁列爪牙密布薰天之勢與國家相
抗威喝所及輒奪氣是以隣漢沮戲聽政而世人不敢非
趙曦血黨同惡而三司之臣但以貪黑成罪至於厚諫固是
國人所憤之逆而比之於鳳漢則彼為客而此為主彼為卒
而此為帥通來厚諫交煽濁亂之罪皆鳳漢德惠指使者然
手却願特以泰山之勢觸之則碎一番得罪入於必死之地
耳由此觀之今日朝廷非殺下之朝廷乃鳳漢之朝廷其凜
至重察人心之危疑勿復是日傳曰承旨鄭履煥牌招入侍
持難速行天討臣民幸甚

承批荅金漢耆疏曰意外卿之意見不共於卿任而未料卿
章之到此也其時事實洞諭於鄭履煥之批荅鄭履煥疏曰

上款事爾何言予何言豈今日君臣所可提者嗚呼辛二
月七日 先大王泣謂予曰他日朝廷若以二字陳于汝者不
忠於予亦非汝之純臣也予之處韓鎰沈議者即二字事也
非為洪也厨院之物先到於洪勿待命之前則外間之不知
者或以為追到之物以為洪贖予其言無足恠而當初事案
則然矣握手諄命予識之予涕泣書之于簡不知委折則
謂之忠憤可也而事係莫重爾何不十分商量邪昨見爾章
終夜不寐旧痛新悲交切于中此何人言既不審罪
當難追而爾以踈遽之蹤只憑道路之傳此正 先大王所
教無足恠者予不深責爾其諒之人參事方今查案至於如

是之說頃年予在東宮奉朝賀洪鳳奏曰邱下他日若不
追崇 垂恩廟則安知無戊申之徒藉此而有推戴之舉似
當如是 之時何以處之云原其心則雖出於慮患論其
言則實啟於妄發間之者拜罪宜也言之者自明亦宜也嗚
呼予以孤露所以為命者即慈殿與慈宮雖有難赦之罪奉
朝賀即慈宮之親予則慈宮之子斯之以法如是則其餘八
詎之親更何論哉甫之所引薄昭譬於金龜柱地處則可也
譬之於奉朝賀則未之可也甫其思之此非予辭令之時強
此嗚寫欲使洞知顛末也方帶惟允母辭察取廿八日鄭履
煥宋煥億上疏更申前疏本并不得錄答鄭曰昨日召甫前席洞諭

心腹更何多論甫章又到上款事臣不忍復提云者嘉甫之
誠下款相持者甫以草野之蹤一章二章執而不廢予之昨
批豈或一毫徇私哉謂予漫漶者不已過乎勿辭察取答宋
曰已諭於鄭履煥批矣方帶都廳即為應命是日判府事金
陽澤劄曰鄭履煥疏人恭事丙戌提舉即臣也當移直焦連
羅荃或可責效而貢荃羅荃參半用之云何不純用羅荃奉
朝賀洪以領相適在倚向臣言曰羅荃所餘無多若純用羅
荃而之則勢將純用貢荃宣不阿乎仍又曰內局事非因窮
所可干預臣以來教誠然更當商確停當之意答送而旋因
宗戚家納董荃仍即純用猶又卜之諸道其時徃復不過如
斯龜柱則謂以面言於臣履煥則有以操切提舉是何與臣
之所論者差異耶茲敢露 荃曰人恭事阻塘之人既曰有罪
章自列仰瀆嚴廬云云 則一聽阻塘之人忽於君父之病者厥罪尤大方欲查問卿

劄來到備悉顏末可謂釋然卿其安心勿辭昨日前縣令閔昌烈亦陳沐浴之儀疏本及批 答不錄

金鍾正事 廿七日

傳曰予於金鍾正初信而後疑者多自判義禁行公後頗有顧護小人之跡金鍾正削賊未幾叙用後授賊上疏辭優批時尹泰淵絕島荐棘有命而金以判義禁是啓尹以蠲島之而尹初謫機張而蠲島則比機張為近故傳教似如是

右相李滌事 廿八日

傳曰雖欲請討黨與其臣足矣右相所奏失体以跟隨事請罪騎堂苟艱極矣噫治道污隆專在宰相賢否固難責之於沉之宰相顧其賊則豈不重歟不可以大官以曲怨右相李

免相先時李以跟隨濫入事請入直騎堂罷職即安大濟安則兼濟之兄兼濟方遭駁右相欲苟因微事而請罷故

教曰是日左相金尚喆亦不可以虛糜許免之遂卜相而

洪麟漢金拔加卜鄭存謙徐命膺鄭為之為左相金尚喆因

金若行疏遂迸出東門外至四月旬間復拜左相鄭降為右

相李滌亦即叙用付西樞摠護使領相金陽澤連往相地至四

月念間辭免復以金尚喆代之

尚魯及文氏事晦日付鄭 洪啓辭

玉堂金致顯疏陳請討之義其疏槩論厚謙及洪麟漢金相福及他朝臣晦日傳曰金尚魯之罪可勝誅哉丁丑十二月先大王有所下教則尚魯敢以罔測不道之語即對前席苟

有北面之心豈忍發此言於兩宮之間乎 先大王比之於
馮道又教子曰尚魯子之誓勒令致仕白予之心於後世也
前壬午五年之時釀壬午五年後之兆即一尚魯也聞命驚
心公除後方欲 下教致顯以亂逆之臣子肆呈誣人之疏
若此不已其將盡放於無君無父之域何待公除當追施逆
律而既有先朝禁令為先追奪官爵傳曰丁丑十二月日記
非秘諱者今日記注許令諸臣見之傳曰予之銘心腐骨者
非但一尚魯又有文聖國不可拘於公除淑儀文氏私第安
置聖國斬尸雖不可更創亟施孥籍之典荅校理李秉模疏
曰尚魯子侄事依施鄭厚謙既諭三司之批洪判府事從當

商量處之洪良漢趙宗鉉事過矣四月一日絕島安置罪人
金致讓大靜致顯黑山島致恭巨濟致良楸子島致勳南海
三人皆傳曰致顯公除後當親鞠次拿囚傳曰聖國母以妖
僧長髮出沒於宮禁罪惡貫盈濟州為婢傳曰文氏既以安
置奪其爵号政院啓辭尚魯符同聖國危逼儲位請施孥籍
之典二日三司合啓尚魯締結聖國甥妹危動國本請挈籍
文氏締結尚魯請按律處斬厚謙母子罪闕宗社請快正王
法其母依律處斬 搆漢締結厚謙沮戲所政請為先削奪
遠竄並不允庭請啓日領相金陽澤
左相鄭存謙尚魯凶逆尚追孥籍尚
魯以首相敢懷叵測之心暗售諛構之計危逼儲位動搖國本

者已為絕魯况 先大王以尚魯為 殿下之誓則即宗社
之罪人竊恨渠身死只施追奪竄配子侄而孥籍之律不容
少緩彼文氏締結內外謀危儲位陰慘妖惡罪闕 宗社不
可以收其爵号安置而止厚謙母子窮凶極惡之罪已盈於
三司之請討邦憲未舉輿情愈激判府事 憐漢締結厚謙
顯有沮戲聽政之意罪惡貫盈豈可使偃息輦轂之下哉為
先極邊遠竄 答曰罪有大小事有當否不成啓体為卿等
慨然三日聯劄領相金陽澤判府事韓益謙李激左相鄭存
謙劄子日臣等沐浴之討冀侯俞音及承聖
批誨責措至臣等豈不知此而弟尚魯大罪在春秋討復之
義孰无食肉寢皮之心而以其而以締結凶暗謀危國体即
所斷案則文氏乃是一串貫末所以臣等首亂其罪至若厚
謙母子共洪構漢糾結行謀沮遏宗社大計真所謂一而二

二而一者臣等之請討烏可已乎此若較諸尚魯豈無大小
差間而論其負犯則一也臣等意於懲討啓体之當否未可
照檢此則臣 答曰俄批豈有深意欲使卿等曉然也玉堂俞
等之罪也 漢敬等疏曰尚魯之罪至恭默閣所奏中語臣先 殿下已
有料量云者若有一分臣子之心安敢發諸口
乎其罪逆雖莽操懿温之凶賊不足以道也至若致顯以
尚魯之子凶逆鄭宗無不知之理而欲掩其父之惡挺身
請討尤極凶譎追奪罪人 初四日庭請又啓曰龍馭賓天殿
尚魯亟施孥籍之典幸甚 下哀疚之中若是一分可已則何敢以此日齊籲誠以天討
不可緩有此不得止之舉嗚呼尚魯丁丑遙奏為渠斷案
先大王遺教炳如日星其逆節畢露締結聖國甥妹醞釀睥
睨謀危國本宗浮於耆輝到今孥籍尤不可已也文氏為其
窩主孝庙朝激瀟母所處与文氏同而終伏王章文氏之罪

反有加焉丞從三司之請答曰尚魯事特從而文氏之貨一命予意有在卿等知悉庭請又啓厚謙母子之罪雖南山之行不可勝書陰懷叵測不滿於代理外而子行威福內而母濟妖惡洪構漢以陰險之性兼猜暴之行符同厚謙沮戲所政厚謙正法其母依律勘斬洪先施烏配答曰此亦予意有在當一諭於卿等兩司合啓沈翔雲事答大靜荐棘五日傳曰聞大臣李緯孫女為尚魯子婦緣坐為婢云大賢之後不可為婢以定配改之於是配東萊致廣妻致讓致顯致廣皆免絞為奴以死者之子不推施逆律故尚魯妻與子婦皆各為烏婢其姪三人散配南島致顯妻洪梓女長鬢為婢是年秋致廣妻及洪女並命放配

鞠獄事 四月一日

幼學李一和上疏論海重壬午為刑設時羅景彥所訴事不告于東宮徑稟大朝云而未上徹其疏又云先世子英初非有疾因先王所護問之言請追崇垂恩廟云海重時自燕還至城外不敢入侍曰聞副使不入來由李一和疏事係壬午云依先朝遺教嚴處牢囚於秋曹前承旨李德師上疏充伸大義以先先志入啓初一日傳曰此雖公除前誣及先大王大逆不道也當親鞠以告先大王之靈李一和猶是孤雛李德師正法然後以快先大王之志二日金尚門殿座德師刑二次大逆不道誣上遲晚西小門凌遲處斬百官序立誅之一和原情與

陽縣監李萬載拿朱是日朴相老睦祖洙韓光縈柳成模俞漢敬任賊趙載翰其三子純鎮方鎮憲鎮曹晦振柳翰申李東讓李範濟宋翼彥趙雲亨鄭宇淳李東馨睦宗彥李勛濟東讓睦祖煥李俊培等拿朱囚並刑問一兩次崔載興拿朱囚初三日傳曰百官都民大會于鉄物橋禁府窮凶極惡大逆不道罪人相老當日鉄物橋凌遲處斬光縈與東讓面質光縈刑二次不服睦秀中與純鎮面質祖洙與秀中並放送東讓更招遲晚禁府相老年四十五父好源父夫父師昌行凶鄙次與載翰猷鎮範濟東讓會于雲亨家謀謀凶疏矣身同測不道之說肆然犯上既已遲晚大逆的宗罪

相老於鞠廳發凶言大犯上侍

衛諸臣下至衛士皆擊打幾於搏死云

禁府德師子日培唐古介處絞相老子芝壽信壽龜壽幼子廣植廣闢島配弟相王相芝島配妻與女皆各為婢初四日罪人宋翼彥曹晦振鄭宇淳李東馨柳成模特放傳曰韓光縈締結凶徒之狀發於賊指又現於渠袖札然與諸指叅互則有和同之情無和同之跡刑二次足懲其罪三水圍籬柳翰申二字三字之說逆腸殺露更加嚴訊一和範濟或呈凶疏嚴刑取狀雲亨諸賊既聚渠家或說不道凶疏尤極凶穉嚴訊取服勛濟疏草既出於渠手而一向不服更加嚴訊祖煥以祖述之况不悛旧習往來趙家之狀既承款極邊安直俞漢敬不可以渠之發明取信減死空配

李峻容既書德師凶疏刑一次極邊安置方鎮憲鎮純鎮
依律照律任賊邊遠定配傳曰親鞠姑罷罪人拿來後舉
行庭鞠為之處所內兵曹為之初五日載漢處斬兄弟子侄
皆依律絞配其兄前叅判載得弟載全載天皆翰申一和東
為如其妻妾子婦皆各為婢於南北讓亦皆斬雲亨勛濟皆定配範濟初九日物故獄中其叔文
官著建著廷等坐廢之但載興等仍囚待萬載拿來至四
月十
五日復設
鞠見下是月念間下教以豐原府院君趙顯命有功勲
載翰欲宥其一子以奉其祀令大臣稟處臺官尹長烈論
其不可 答以令稟處予有意焉

具允明等事 初四日

今春具庠因大諫朴相岳論劾謫鍾城具允鈺以戶判辭避
具虞依旧吏叅行公允鈺其後復為戶判及都監堂上三月
晦間上疏自劾初交厚謙後乃絕之答昨冬下教已諒卿
心今其過矣至是初四大諫朴相岳新啓具允明具允鈺庠
虞四父子本以凶邪之種諂附厚謙腸肚相連陰謀秘計無不
干預外作清論欺蔽一二士流以其現捉於洪麟漢事見
之其不絕厚謙暗地交通允鈺日前自明之疏是豈成說乎
方厚謙全盛吃癰舐痔無不為之今厚謙失勢敢為自拔之計
肆然呈疏允明允鈺虞請遠竄答曰具庠之欺蔽一二士
類云者果是何許士流乎若為具允明所奏則其可謂士類乎

良非清朝之風至於具允鈺相絕厚謙已有 下教不可以此
勒為罪案其涉過矣不允

洪麟漢處分事

是時三司合啓文氏事厚謙母子事及洪事兩司合啓沈翔
雲事院啓具允明事並不允庭請則止之七日傳曰天行大王
患候彌留至於昨冬宗有難言之慮以日月之明念 宗社
之至重前席示代勞之意中朝發無主之歎苟有古大臣當
此則何待 聖教之縷而為 宗社之地耶彼洪以性則
本以愚濫以學則難帝席受 先王拂拭之恩致位三司
固當竭心盡報而乃反以貪榮為妙計賣寵為能事至

以不必知之說容口猶不知悞及徐命善疏出而反生對敵
之計不念悔悟之道雖然今日諸臣之言曰有逆情有異志
者此則萬之過矣決是情外之言噫雖以庚寅間事言之其
所患得無異蔡攸之按脉所以處分於君父兄弟之間者如
此則他尚何說其在正名正義之道所當嚴處分而皆由於
不學何足深誅為先礪山定配是後諸啓辭連為之並不允

山陵事

初九日

傳曰建元陵第二崗地師皆以十全之原天成之地書啓伐
木豈標前期告由陵號訂定進号元陵叅奉宋翼休初
上以弘陵初非吉地不可用 命注相地於波州長陵側蓋

丁丑國恤時所嘗者占者而今又不合又往昭寧園鶚峯
又不合遂定此地而此則 孝廟所安旧壙也是月念間堂
上李重祐都廳李普温等出始役禮曹擇日引行七月十
二日下玄宮十三日

園廟及諸宮結數事 初十日

傳曰代盡則祧世遠則遷園廟宜有異制元廟既祔永寧殿
則儲慶宮祭享當準永寧殿為之儲慶宮順康園享祀一
依祧廟例舉行以此問于大臣昭顯廟愍懷廟今則世代既遠
順懷廟似有已行之例依順懷廟例草記稟定傳曰凡利於
國利於民者肥膚何惜目今國用告乏民產亦罄宮房田結

或有法外加受者或有未収者不但有害國用貽害生民其
令有司諸宮房田結一查出以奏戶判查出傳曰代盡宮
房依戶判所奏戶判鄭還出稅温嬪安嬪明善明惠公
主寧嬪娛嬪張貴人房田結還屬戶曹有子孫外祠版並
入壽進宮折受奴婢第宅令戶曹內需司查出以聞至於大
嬪宮既有奉常寺祭物以時享祀一體還屬四宮及諸宮之
別判付賜与外法外加受者勿論某宮房查案還出稅傳曰
延岭君奉祀既有 先朝遺教以恩信君定為奉祀是時凡
罷宮者近十田結還屬戶曹者累萬餘結云四月二日傳曰
順懷 代遠則廟主埋安基閣一祭而已今壽進宮無後早

逝妃嬪及大宮公主廟基祭享其煩甚於大廟此後附壽
進宮祭位廟則春秋墓則寒食其別一並罷去以嚴禮制
以節經費所謂大君阿只氏及淑媛張氏淑儀羅氏明嬪金
氏贈慶嬪李氏五位存基祭廟主埋本墓事分付

李潭事 十五日

荅王堂沈豐之疏曰鄭錫達父子並逐鄉里厚謙之庶叔文
連者為江西令
鄭敗後監司啓以文建勸民運石佛事及他不
法事罷之其後又以營穀發賣事寘于此道為從當有嚴
問之道李潭果有罪矣而既非逆賊則死後一律得無過
乎當更問大臣而處之同日李桂亦上疏請追奪李潭傳曰
噫南降老之事非但予心悼惜 先大王特為伸雪死者有知

庶無憾矣而今李桂疏所論李潭事一二句語、不擇發欲
罪李潭自作 先朝之罪人良可駭也死後追奪即生前之
一律厚譙薄竄之時不可及施極律於黨厚譙之人至於桂
疏中墨洙處句語伊時朝診予侍坐則既無近似於此教者
桂何從而聞之語犯莫重職臺閣與向時袖劄大相廷副
司直李桂削職十八日傳曰處分非有深意其疏無情妄發
不可以徵辜罪之李桂叙用

李明徽事 四月十八日

春川居幼學李明徽上疏略曰天下有一定之則有不可犯
之禮而分生於位禮生於分
蓋位有尊卑下不敢干上卑不敢侵尊唯天子郊之而諸侯
無與焉父母之恩均而惟宗子廟之故孔子論禮樂要自上

出不要自下子思論非天子之位則不制度不議禮周公制祭文武
之禮然非因成王天子之位則不敢由此觀之有是位得廟
以享有是位者得制其祭之禮此乃天經地義夫何東乃
有一介陪臣主張立天子之廟而祭之又唱配以前王之議
分之尊內而不敢祭而君臣之禮之分以有司之法宜不容已臣從
士林之後不敢不告嗚呼萬曆天子有再造東土之恩有若
古相臣宋京不敢承孝宗大王不世之遇自任以討復之功事
卒無成天子繼曰欲配以孝廟時人必以為大罪其門徒依遺
積兩天子繼曰欲配以孝廟時人必以為大罪其門徒依遺
音作廟於其棲息之地今華陽洞萬東廟是也大抵他人有
心庶可忖度而某之事有非常情所能測者彼為某分疏者
必將日以欲以寓瞻依之地而苟救其饑而憂之也當如是則
宜汲汲以爲之而某身死之日去皇明勅祀五十年其間漢
然不以爲心身勳而廟始成惡在其云也蓋其出處始終
聲名祿位無不一取籍於皇明無所表見報地其身一死都
空蕩耳則乃憑其好悲誇矜餘習提空名而弄虛章遮掩一
世之耳目蓋亦臨死悲惋無聊叫喚而已寤非宿講預量者
也今短京者或以爲無尊周之宗而臣為原恕之論曰其
人未嘗不尊周華陽既其方寸之影子也云爾使其有知未

必無知已之感然向使京高尚其志不為世用則只抱一部
春秋死於乾淨地而已必不枉費此神用矣所謂得其情衷
者也蓋其母得於義理而宗之措大小眼孔自夾其名位太
過以爲雖如此人母敢離何其所作廟者以張祗之修葺吳
帝廟爲證而殊不知地立其安靈之所則蒼梧山下有虞帝廟
然耶即他涉方之地天子有靈之所則蒼梧山下有虞帝廟
當也華陽之於明天子有靈之所則蒼梧山下有虞帝廟
之居耳即其居而明天子有靈之所則蒼梧山下有虞帝廟
也天子廟斯有天子禮樂彼山仗野士寒素堆撲之場也
穆也顯相之詠奚宜於斯使京在者跪趨於賓階乎主階乎
承肱純嘏之辭屬之己乎人乎且江為證彼豈寡自有定制非私
意所可參損皇廟之作既以靜江為證彼豈寡自有定制非私
胡公之屬主饗之文而輒配以毅宗耶彼乘機舞弄者視作
自私自之資斧於以求尊周之名則於我乎食遂薦酌山靈之
醋酒其計則巧矣在皇不為其所悲乎兀被皇上之恩思致報
效者臣與某均而臣不為其所悲乎兀被皇上之恩思致報
臣雖不能被堅執銳為京先駁獨不可明目張膽誦朱子之
遺教乎聖朝為皇明崇報者僅自附於望廟為壇為其下者
不敢輕以陪臣而初二廟之重幸意信筆令行事舉至發配

以孝廟之言此等文字肆行而莫之遏尚可謂國有法乎某
處人臣為君上不敢為此而任他母以摠三重之權而成一
統之大非細故也抑成王之世方薦清廟而其臣南宮散宜
之徒却自郊於上帝可謂君之臣之乎有司不以聞則可謂
五刑五用者乎今某之事機刺不與駁正無聞又或記述表
揚者作名吳大專業是不但禮義掃地宗見紀綱之解紐後
立名教不專責一人之謬誤論國俗之質其何說之辭
乎臣嘗瀝血封章見阻而退十年干茲人謂臣為此必藏粉
而己誠不待自由者蓋臣獨於此能見到衆人之喪真切痛傷
若已塗炭是熟使之然也窮老拙法體不勝衣惟語及此毛
髮自豎安住不得又熟使之然也嗚呼赫：皇靈抵當他一
陪臣不得受其困滯長時掩仰故其闔闔之靈機妙運鼓發
出窮山一布衣壯其氣直其舌臣安得便已乎臣臣懷旧章
仰扣天門必以得徹為準然後臣之為皇明盡分者其志粗
效庶有歸報之辭矣傳曰投呈凶疏人李明徽具格式囚南間傳曰東
土生類知有君之父之倫者賴有 孝宗大王秉執大義
暨宋先正至誠協贊之功也國是大定若語及先正則是誣

孝廟誣天子也况此凶疏滿紙凶言不忍正視罪人李明徽
當親鞠是夜明徽刑二次不服傳曰親鞠姑罷明徽仍囚廿
四日幼學洪履裕等疏卞明徽之誣 荅曰予之姑不酌處
明徽盖有意焉館學寥々心切訝之今爾所陳可謂不失士
氣心庸可尚爾等以此心衛吾道廿六日傳曰賢館首善之
地明徽疏後東土衣冠之倫孰無請討之義側聽多日尚此
寥々可勝寒心此專由於稟任不古之致在外大司成許適
太學稟任一并停舉凶疏人李明徽滯囚王府其亦陋矣出
付秋曹嚴刑島配玉堂金履正疏請更鞠得情荅曰處分有
所酌量矣廿七日四學儒生沈綏鎮等疏卞之幼學郭元濟

獨疏攻明徽且言鏡夢得志之日先唱毀撤萬東之論今明
徽祖述宣舉幻出鏡夢云々仍請宣舉父子追削又言臣曾
祖始徵受業先正末年陪講於先大王在邸時先王嘗
視以甘盤眷係備至云々荅郭曰明徽酌處意亦有在疏末
故師傳句語此等士習予嘗惡之荅沈等曰末端事內申處
分既定之後其疏請尹宣何嘗更提爾等退修學業明徽赴
配道死
公州

四月十日洪奉朝處傳諭令入來教以朝家多事未遑敦召
是時金龜柱以草土臣上疏就金判府前疏中人參事逐條
卞說以金為周遮漫漶金又上疏謂以久遠昏忘云々上各
優荅之鄭履煥以工叅上疏以不罪洪而反諭召之臣不可
與之周旋云々仍還忠州上又優荅之令從速上來察職
至廿日又傳諭以惠慶宮病患中以卿不入城為慮即為入
來洪終不入史官留待三浦洪所在處廿五日又傳曰惠慶
宮尚未寧在卿道理尚不知變案非望於卿者至於本事二
字開釋宣布予心雖使百諭千諭無出於此卿其思之即為
入城聽我面諭廿六日又傳諭以惠慶患候時在卿之道宜

即為入城洪不入

鞠獄事四月廿五日

李萬軾先自興陽拿來具庠亦自鍾城拿來廿五日 親鞠
崔載興前鞠時仍囚者刑一次金壽賢李守鎮李萬軾各刑一次具
庠五度停刑趙宗鉉特放傳曰載興疏事既承款捧結案本
府推鞠具庠待結末更當處分親鞠撤罷廿六日傳曰罪人
具庠今日庭鞠加刑一次守鎮萬軾壽賢加刑一次載興既
以結案依議啓處決傳曰妖宦逆豎如壽賢窮凶絕悖古所
未有於士夫豈意聲聞相及又所謂言論所謂義理等說豈
渠輩所耳聞口傳哉况所親之士夫所道之說語即凶論與

凶徒可勝痛哉今情節彰露窩窟打破十餘年前壽賢以長
房興祿以慈宮承言色壽賢每養予曰興祿有同奏之事迨
予遊於養德堂謂予冲年不知渠輩情狀壽賢興祿以窮凶
極惡之語誘予曰如此方可謂孝也又奏赫々士夫與渠輩
相親同此義理可用於將來之人矣予雖冲年已知其為亂
逆一欲起獄或慮蔓延今則凶賊次第伏法豈可仍置以釀
禍機興祿已故壽賢大靜為奴傳曰萬軾以釁孽之種蒙
先大王之恩得廁生人之倫而締結凶徒聚首排布已極凶
慘而別院笙歌嘯聚凶徒又是妖宦而主張凶疏圖此不道
雖然既是累次刑訊邊遠定配傳曰載興書札極其凶悖所

謂持斧碎首所謂某年義理所謂春秋之義所謂舅甥義理所謂吾輩執秉所謂昧於本者乃是陰慘大抵庠也性本陰鷲行又悖戾陰結非類歸附士流在利而附利盡而去雖以予所洞燭者言之初為洪奉朝賀所援引再為鄭厚謙所交結千百變化末乃有此予所以心惡也累世勲戚若正法家將亡矣予所悶也絕島安置遂圍籬南海是日應教鄭元始修撰嚴思晚所懷故大司諫李昌任身為朝士締結賦宦情迹詭秘縉紳之間虛張聲勢做出妖言自歸誣罔之狀綻露無餘前後綢繆之情節緊出於妖宦壽賢亟施追奪之典上曰李昌任之罪浮於載翰浮於興祿德成閣入對時賊也

小人也之責教既在於伴賊維鎮之際則予之必欲痛治昌任乃所以追先志也依啓又啓定州牧李昌伋以昌任信川守李定鎮之鎮請並削職依啓廿七日禁府罪人載興年五十七父尚履父矣父奎瑞行凶節次既見凶人未示之凶疏知情不告唐古介斬啓傳曰罪人李守鎮限己身絕島安置守鎮特貸頭之鬼依為奴婢勿揀赦典府斬啓妖宦壽賢締結嗜利凶徒爛熳和通謂壽賢依律處斷答曰不允院新啓具庠本以凶譎悖戾締結凶徒出沒閃忽如鬼如蜮凶壯真賊綻露於凶賊載興文書中所托書札酌處之命雖出好生之德決難容貸請具庠更令嚴鞠快正王法為奴罪人壽賢

以宦官締結士夫終為凶賊根抵請壽賢依律處斷答不允
禁府李守鎮珍島李萬軾茂山定配五月初載興子粹臣丹
城為奴載興稱為學問而性行凶悖嘗至人家眾會露其醜
物向人婦女而辱之又為守令挾妓行淫於山寺御
史洪棹默罷之至是竟至於此

鄭義達事廿八

院新啓前校理鄭義達為都監即廳時私用軍錢至於七千
兩之多人畏其勢掩覆不發請義達屏裔答曰當問于將臣
處之是日前訓將具善復時大將張志恒入侍鄭乃輩良之
子金相之福
啓為即廳仍薦其可至五月六日決罪屏裔康津是時安兼
用金以此得謗云濟不問而亦決罪配碧潼

吏堂復古事四月廿

傳曰名宦雜亂故士夫之名節隨壞况天官之職為任不輕
此後銓曹亞三堂依古例為之其通塞亦依古為之是日政
吏議望李在簡洪國榮李秉鼎李在簡為之在簡前既累經
是職而至是引

前懲辭之 上教令行公且
曰吏議今則係是通請云

大諫宋翼彥上疏廿六

疏曰李祖源本以具庠之瓜牙自韋布敢發函論於四忠文
集而見枳及為科深結於具陰謀秘計如鬼如蛾其無
嚴虛荒之罪狀昨冬益彰著祖源請巫施屏裔之典厚謙尚
違王章己是舉國同憤而金應鉉為名漢本以賊隸因厚謙
致承奉渠亦怙勢威喝討出錢貨與厚謙分利應鉉徒配宜
矣
答曰李祖源事過矣金應鉉即一賤品一攸司足矣予何

費辭其後刑曹杖金定配

倍道及婦女勿拘捕廳事五月二日

承旨洪國榮四月廿六日發配罪人倍道雖成一例兼程疾馳不無顛仆之患 上曰此後永除此法又啓曰逆家應坐婦女拘留捕廳非古例也乙亥按獄之臣創此無前之法此後但為押送 上曰是矣依此定式施行

事五月四日

四月廿六日傳曰申大益末梢招辭情迹難掩嶺沿定配前御史任希雨以奉使無杖照律遂竄申熊川任槐山徒二年定配至是海西查啓上來判義禁鄭弘淳論啓以輕律當之

教以更令照律且曰賊吏絞法不行於監司只行於守令乎於是濟恭引大明律凡贓四十貫當斬以奏判付云述海所現發幾至十萬金當死而惟允之請可見愛子承旨洪國榮有所奏特為減死杖配於是述海杖一百流三千里配鏡城其杖別使杖流血餘依常例云明日大憲李聖圭等發啓請依律不允

洪引罪事

上連召洪有曰四月間噫第三事如是々之說卿固自處以妄發而妄發有許多般卿之本心予豈不諒今番獄事後雖謂卿以先見可也開釋至此卿何邁々洪亦累上書啓而不入至五月四日又因傳諭書啓曰臣罪死有三案第一案則

二字聖上已以 先朝下教有所洞燭第二案則事御藥
之用事體至重臣非嘗藥之任何敢與議第三案是如臣
自某年以來年世道危險人心叵測家國之憂未嘗暫忘
以小人之腹不能仰度聖人之心果於私覲之時乃敢議到
於不敢言之事其不識道理大為妄發之罪雖被萬戮臣何
敢辭臣割斷固守有所陳則臣冀蒙俯諒教以慮患臣雖欲
十口自明無以加此云云妄發之罪即如是五月七日
傳曰卿書啓中云云之說予不待卿言而悉燭前此敦諭予
豈不云云耶予之云云之教即卿云云之意予以云云之意
若是敦諭卿何不幡然入城乎十日又書啓曰臣之當初語

到莫重莫非臣死罪臣之本心在於前啓中四字云云疑割斷固

詩之庶幾聖上俯燭而此係臣人鬼閔頭故冒萬死畧陳而

聖教及於云云若是縷臣既承此同極之恩庶幾瞑目

而入地云云傳曰予之敦諭既曰云云卿之書啓又曰云云

卿之云云歸卿云云予之云云從予云云則所謂云云更不

宜提也是後 上連又召之至若曰卿以卿弟之故如是耶

時憐漢方若然則予與惠慶宮無可見之日為教而洪終不

敢入至五月晦連為傳諭而書啓復引病不出

趙鎮寬事五月八日

趙曦軍官權恂下獄查問曦事納供發明趙鎮禎命嚴刑

究問同日曦子鎮寬擊鼓上言請更查案判付云然之所供以三十萬兩吐宗而姑以明白現發者言之曦之犯贓無慮十萬此後鎮寬可以訟寬耶十萬之外又有未及查出者其令本道更查十日鎮寬原情云

賑政之不設也發賣之故剽也徵債之虛錄也蓋賑政則其時監司具允鈺狀啓以前監司趙曦所區劃五千石分排十六邑得免捐瘠云於此可驗賑飢之設也發賣事元穀十一萬石亦有各邑報狀營門文書若查覈則包米之十兩與否剽錢之一分去來自無差錯徵債事所捧宗二十餘萬但有一言及此蓋當初公貨百五十伊後道臣所當啓請查宗無一言及此蓋當初公貨百五十六萬兩都盡於流來放債所存不滿萬數矣父就其中最近條四十二萬周年所捧不過其半則負債吏民怨讟喧傳流播京路以至於此况百十萬贓犯前古所未有朝家行查而如得宗則矣父贓汚之罪何以自免而果無則矣母再生之日此祝手顯望於行查又有所至冤極痛矣父於厚謙趣味既異足跡不及丙戌年厚謙弘祿時矣父待罪副學不欲手

圖其名違牌邊配及厚謙凶熾日熾舉世爭趨而矣父終不

養厚期於傳啓矣父信其巧飾之言即擬春曹而已今以不絕而矣父嘗痛絕之公會數罪積受厚謙之崎屹今以一望之見欺至受附庸之目寧不究乎其所謂洪黨云者矣父是甥妹之間則情非不親而性質各異議論不合昨冬矣父以代理一事時日為急縷言及則有在座而聞之者即此一事與辨漢意見不同可知也如此判付云權然既已明白納招而鎮寬之供節、欺同原供辭勿施是時洪樂述又擊鼓原情云

趙鎮寬即臣內外兄弟昨見其供辭以為其父於上年孰無此意此論不但其父即舉國大同之義理設令其父有此酬酌矣父之意見即其父之意見何嘗異同而弟矣父有

時遭慘憾精神錯之餘遽當大事率爾顛錯此固出於違悞同措而今鎮寬敢藉至重之事白地捏合構陷親舅以為引此免罪之計是可忍也是可忍也鎮寬抑勒成說以為自明之地果如其言則其父議與論獨忠而矣父直駁之逆也

渠以矣父之甥乃覓出萬不當之說有此傷風敗俗之舉矣
身又有痛寃者矣家凡於戚畹之家俱往來而庚寅以後所
遭之親幾陷不測矣家乃以為父兄之心加意往來於厚謙
與之親熟原有宗情則窮且憾矣此則世所共知不須掩辭
然矣父之大拜也厚謙送言曰自今吾黨絕跡矣而頗有非
笑之言昨春以後顯有不悅之意矣父莫知其故恐致其感
乃於慶間陳病引入歛跡自處適致朝家多事復若曰畏樹
往來則固當為罪而謂腸肚締結寧不萬一寃痛乎至於私
陳而天地至仁庶蒙哀怜云々門之有所隱痛乎中者雖不忍提判付云內外兄弟互相較
卡有若仇怨作隻事極變怪今不污筆汚舌云々而又斥其
非宗妄言逐条辨是時鎮寬在獄忽聞人浪說言權休方
處斬趙曦拿來鎮寬遂自刎而得不死

曦事自上更
令西伯查啓

庭請事 五月十四日

十三日傳曰云々聖國內扶妖妹外結賊相無非篡奪之計

弑逆之謀自癸酉以來其謀愈急後庭深處鸞輿幸臨則與
其妹諧間兩宮為言曰極况樂善之火禁井之變皆由聖國
倘非大行大王逆折奸萌屏逐閭里使不得接跡宮禁
宗社之危可坐而待矣至若文女當有娠之時潛求良人之
子陰蓄篡奪正是不韋盜秦之謀僧肫凶麗之本又曰昔予
三歲時大行大王見和寧與予言而教予曰勿復語此見
先王之微意及余之長常提不臨延岭之家以訓予曰兄弟
之情雖至所不忍者禩嬪祠版同在一室如禩嬪微細之故
而大行大王友于之德猶此不臨延岭之家况予之罪文
女可得已乎於是大臣三司請對及政院啓請文女依律尚

魯聖國追戮不允又百官庭請答文女城外安置十四日臺
啓聖國尚魯諸子追施當律和寧翁主安置城外不允庭請
再啓不允命領相入侍有所下教於是庭請姑停十五日王
堂三劄請聖國尚魯戮尸文女正法

申晦事五月附尹光紹事

十六日大諫洪楫疏曰彼厚謙即一天下妖物其母恣行威
福內外交煽寔繁其徒而若其深締
固結助成氣勢煽至滔天者申晦申光縷之設心至巧周意至
憐者也噫厚謙積成許多罪惡愛怪者無非申叔侄之所挑
發也而德惠者至於尹養厚輩黃緣誦附莫不為之根抵至
其貪污縱恣之狀猶屬細故而西來萬斛益故於官家園洞
民舍半入於相門為媚妖兒桂坊之薦牝以輔導廣開賂門
邊閭之任輒出親昵文衡徐膺命秉筆有礙獨斷則當面斥
退武臣擢秩扶私薦引向來相地山陵誤薦庸伎幾債大事
終事之地不誠無狀乃忍如此他尚何說仗願嚴加處分使

黨惡負國之類有所懲畏焉前叅判尹光紹以妖續為兄逆
述為舅干連鞠獄經年還宥而乃陰事厚謙銀臺亞卿揚
冒膺惟意跳跟祖述凶論詆辱先正無所不至臣謂亟
施屏裔之典批荅稟以所論皆明白切實而優獎之傳曰
臺臣之言不但有何為而至之 其在待大臣之道予不欲
索言而臺疏所論俱非點昧之事予所以為大臣慨然立紀
綱尊朝廷之本不可以大官而不荅公議申晦削職尹光紹
事既曰祖述凶論又曰詆辱先正則以負累之蹤其同污合
流不是難知之事尹光紹投畀傳曰十六三道統制雖非趙
皖豈無其人况登諸臺章統制使趙皖罷職以警他武弁趙
申所薦引者三司合啓申晦以當國首相貪饕市權潛誘厚謙助
成氣焰請門點不允申事又見
下廿二日

宋瑩中事

十七日附成胤
儉崔東岳事

掌令權瑩鎮所啓洪璘漢犯分負國之罪孰不請討而其時
都憲宋瑩中敢懷營救之計不顧義理之嚴至以深文等語
肆然仰對諂附權勢護黨立功之計司諫成允儉敢以臣意
與都憲一般仰奏請宋屏裔成削版 上曰依啓宋瑩中尚
不處分猶是太寬施以竄配之典獻納李儒慶所啓前平安
兵使崔東岳受國厚息猥躋閫任縱恣悖戾無所忌憚西閫
後貪饕不法聞有民間有姿色必威脅獵取民情惱惧請崔
削版依啓

李奎緯事

忠清監司

閱百奮

書目瑞山郡守李奎緯以其土民李在之呈

訴營門構誣土主事憑藉營閤逞憾毒杖必殺乃已此等狂
妄之人不可不罷黜其罪令有司稟處李為土民見辱報營
監司令刑二次而致

尤菴配享及尹宣舉追奪事

廿二日京畿儒李碩祚等疏請宋先正配享 孝宗廟庭尹
宣舉拯父子追削四學儒李性重等疏亦如之玉堂劄請尹
父子追削并優批許之廿四日湖西儒黃道亨等亦請配享
尹父子削版傳教依黃翼成配 英廟例謂卒於英廟後孝廟庭配
享

申晦事

廿二日修撰李普温上疏論文女引 孝廟嗣服初夬正趙

女及金自點事請用一律及加聖國尚魯追戮又曰故都尉

申光縵以天生妖孽禍胎所鍾也一是一卑微之浦產也一禁
禁之貴近也妖壯逆腸一氣糾結斷喪家國濁亂縉紳父
事厚謙恭執子弟之禮百千德患危逼抵抗之意自庚寅
年之與妖作怪莫非為厚謙之地而受報於厚謙者亦已
多矣嶺藩萬錢之捧漁色醜穢之行不欲污筆而如申晦之
輕佻無行狡得不良者無所不為富埒王室位極人臣是何
因而致此哉貪淫色貨即其生質而一按西藩人理都盡其
兄之死無意奔哭終祥之日南樓張樂以此蔑倫敗俗之類
豈可更廁衣冠之列以其有所固結進塗日亨布植私黨元
輔之權勢將故他相則乃以坐次之說敢言沮遏舅甥之間
孫元仁其勢將逼則輒發不忍之語顯示崎屹之方當 聖候
一毫焦遑之色有目皆見以至私客賣官嬖子開門籌司薦
引無非狎客閭邑差除皆其門昵申光履之自作難違而每

借僚相之口訢之陳達必欲甄收以濟其私李遠之疏出於
何人為誰挺身而初當命官其子擢第時書國言喧藉車亭
道之全無知識不分向坐臣於今番隨詣者審之行已所目
擊特以厚謙之私必欲汲引力贊術業苟非日月之明幾誤
大事其無倫妄毒巨猾大惡不料至此之甚也厚謙光縵左
右扶勢跳踉躑躅又有其族侄光履者猾黠最深假出虛言
交構縉紳暗地排布傷敗人物自先朝再降放逐而潛伏
相門招納權勢又有孽子光純者驕濫凶狠世稱逆豎豪奢
狡縱甚於乃父廟謨薦人無不主張晦之年來罪惡無不光
履光純輩之所為耳申氏之門何其多妖惡也申光縵不削
申晦遠竄光履放 答曰申晦事有罪與否姑勿論難以一人
言處分當詢大臣三司處之申光縵已死矣何以追誅况光
純即么麼孽種苟有罪有司存焉申光履自來不正之人予
亦心惡者特施投畀之典光履遂竄光陽廿四日三司合啓
請申中道付處遂付處洪州廿六日三司又發遠竄啓不允

申於七月申物
故洪州遂停啓

厚謙真贓事日二

五月三日從三司之請厚謙柎棘事下教至是大諫洪樞疏
厚謙之罪懸首擢髮無足惜而都憲三司之臚列猶不能按
發真贓證成斷案尚可謂明其為賊乃可服乎渠以天生
妖物自出卑微入屬貴近其本則海曲之樵牧而自視如生
貴身則沁園之螟蛉而自處若血屬脅制朝廷凌蔑士夫將
相銓衡莫不為之羽翼與爪牙專意承奉唯恐或後雖以威
晚之親大臣洪氏之貴猶且牝婚而巧命則其竊弄威福惟
意殺活甚至於眼無儲君恣意犯分敢畜猜疑之心潛懷危
逼之計昨冬代理時乃敢唱出妖言誑教其徒必欲沮戲而
後已及夫徐命善疏出後貽書時相以為奇輝復出重臣此
疏出於忠赫何嘗彷彿於奇輝而顯言指斥其心可知又潛
嗾妖孽沈翔粒出凶疏害宮僚者乃所以圖危儲君至翔
雲推鞠之日又敢大言稠中曰焉有儲君囚人南間之事其
將逆節於此益彰

答曰前後劄啓聲罪厚謙未見發其真贓而成斷

案予所慨然爾疏明其為賊云者政是今日做治之本也此
所以嘉乃諫之緊證也者輝復出囚人南間之言厚謙放恣
無忌以此心術口氣固非異事而至於嗾妖雲做出浮言
煽動內外蓋予既聞於渠輩證渠輩雖欲發明得乎堂劄所
列劄柎危之計公議所在而斬允三司意有所在云云玉
堂劄亦述洪樞之疏而曰暗嗾妖雲幻出駭疏其意專在於
網打宮僚危逼儲位之計也非宮僚一心報效則危逼之形
孰能潛揣逆折而厚謙則必欲先自 殿下所倚杖而除去
其逆節如此尚貸一息豈其理哉又言明徽之疏若論其源
尹宣舉父子是已 肅考丙申處分巫施追奪之典云々

李克生事卅三

校理李克生疏請免三司之請又言恒億三賊不施孥籍之
典故遺孽潛萌徒黨漸繁生心應舉一榜三第聖斷赫然官
牒復收而種子不剪雖有受教不可施孥籍其應坐者散配
安置明微之事亦變怪宜施逆律以懲誣 聖朝之罪又言
李萬軾南邑時與監司安兼濟相謀作點般重稅及漁塲奪
利之法民不堪命宜於本罪之外各為回示本道以謝南民
疏入命拿問疏中請免三司者指何事且問回示之旨李供以如趙曦回示云廿六日傳曰李克生
回示事如趙曦例而民事軍務各不同朝家罪趙曦非回示
也不過諭書慰民何敢引此為自明之階乎克生罷職六月念間

臺啓請李克生李祖源
振三司之望允之

元義孫事卅五

五月初二日命查元賦至是監司查啓以錢十一萬兩米二
萬餘石 上命判義禁開坐刑二次廿九日傳曰犯贓既過
十萬在法囚死命捧結案問於判義禁以為義孫加刑後初
欲以遲晚納招及當根脚之捧適當其父之死日惟願致斃
杖下以見其父云予曰此人百無一觀貪汚如此而常居孝
親曾已熟知特為減死定配遂定配東萊

雷岩事卅三

全義儒成恭桂等百十人疏云故叅判李翔學於先正臣宋

之門故判書李緯私淑成德洪啓禧又學於李緯淵源門路
本自正大啓禧一生功用無非學問之力學術政事元非二
道進則成已成物退則憂民憂國無時或弛信乎廊廟之元
孝士林之宿德又曰 肅廟己卯門人持平慎後尹就翔雷
巖書齋祀翔數年前多士以李 啓禧配於翔而儀節堂制
不敢如書院未及告君故也請亟許以書齋改為書院合祭
李翔李 洪啓禧賜號如例廿六日承旨柳憲持儒疏請對
傳曰觀此疏本以洪啓禧有宋先正淵源之嫡派至有書院
合設之請末又有賜號之請果如同副之言辱及先正大矣
雖然處分不可不明白問於師受陶菴之人則可以知之聞

弘文提學李

門生中耆宿云牌招入侍傳曰弘文提學

李

等

趙重晦李最
中亦命入侍

召見其及門之士也欲聞洪啓禧學

問有無而然聞重宰臣言洪啓禧受學於故判書則無或不
可而至於學問二字初非擬議者云可知洪顛末而李最中
所奏中洪啓禧立朝均役一事觀之決非有得於故判書者
所為予聞此言益知其所不知矣且况今日入侍故判書諸
門生又有酬酌之言則即此一事啓禧反為得罪於師門者
也然則湖儒之疏不但誣罔朝廷而已予則以為茲猶比諸
儒疏中上款語猶屬第二件事也先正我東之朱子洪啓禧
上接先正之淵源寔是師門之一大變怪其所嚴處分烏可

已乎累及先正大矣疏頭儒生令該曹照律嚴繩不稟朝廷
自任私享紀綱所在極為駭怪令道臣依法令禁斷校理沈
豐之所懷湖儒疏一變怪先正臣宋即我東朱子以故判書
洪啓禧之出入於文正公臣李 門下之故并稱諸賢至請
院享有若淵源即接者然故重臣立朝本末自有公議則一
二鄉儒何敢以私情遽發此請乎疏頭雖處分疏下儒生一
併停舉以尊斯文杜橫議 上曰依為之廿九日趙重晦復
上疏云而陳之蓋臣先師一家之尊屬也先師受此世人之所共傳
故參判李翔即先師一家之尊屬也先師受此世人之所共傳
何嘗有受於家庭而先師之學本無師受此世人之所共傳
道也若故判書洪啓禧雖曰出入於先師之門而至於學問
工夫初無可論而出處言議類多背馳於先師是以先師嘗

憂歎每發於酬酌之間及其遺藁之哀輯也長幅峻責之書
啓禧拔而板之至有故諭書朴聖源之書而遺集尚未刊行
亦由於此則啓禧之於先師案為門牆之罪人豈可謂學得
一半法於此則啓禧之於先師案為門牆之罪人豈可謂學得
翔鄉祠不勝驚駭與洪趾海酬酌使之勸儒埋版撤享臣意
不但以冒禁私享為不可誠以先師配於李翔終未妥當而
啓禧與先師并享尤是先師之辱臣雖不斥言而臣之微意
渠必領矣夫以先師道德早晚院享之請必有士林之公議
而此等怪鬼之疏誠一世道之為一大
度云批以為師痛辨且以洪為邪七

吏郎復古事五月廿九日

傳曰賤名檢而壞廉坊為今日痼弊銓郎之革案出於鎮朝
象破朋黨之盛意而弊隨而生古之銓郎蓋取飭躬能文士
以開其進塗故新進莫不自修行檢雖欲躁進其可得乎銓
曹之堂選復其令復吏郎通請之制六月初二日開政通吏

叅權導鄭履煥李瀕史議則目前望李在簡代洪國榮李秉
昂二望史郎通俞彥鎬李秉模李敬養尹弘烈宋煥億朴宗
來彥鎬及弘烈蒙点國榮為史議一出行政後復還承旨
簡復為史議至都政時述之傳曰史議望副提調洪國榮以左承旨兼
內局副提調當為首望而觀於向者留窠復授可知予不欲暫捨
於近密也李秉昂為史議

尹著東事六月

持平朴在源慘駁尹其䟽蓋以尹為厚譙之押客趙曦之記
室李商巖之論尹泰淵也耆東乃於政院稠坐大言曰商巖
彈無罪之人其能無事乎又於徐命善之䟽復大言徐乃此如

將來何以為之云今日臣子咸戴聖明將來之云者欲待何
時語意叵測與近日諸賊無異請圻伯尹著東遠竄荅曰尹
著東予不識何狀其聲名氣味稔聞於當日濁亂之徒所請
依施尹遂定配南海明年夏宥還

洪龍漢李冲事六月十日

司諫李在學啓洗馬李冲以無識之類因緣揆地苗得薦剡
本以厚賊妹婿賣權同惡厚賊陰謀無不干預其門如市請
邊配允之在學又啓厚賊凶逆狼藉難逭顯戮至於隣漢深
結厚賊力沮代理云：向未庭請一啓即止有欠誠案且隣
漢罪狀不復請勘竊為大臣慨然也於是三大臣陳劄謝之

荅以遙中詳諭勿謝在學又論洪龍漢請削職洪為義州尹時宦者有所
干請荅以方行查於義州待其結末云、

對舉庭試事十一日

今春上䟽後稱慶設增廣三月初四日為大科終場未及出
榜初五日遭 國恤封置試券而姑為撤場外方則幾益出
榜至是六月十日傳曰予之所以必設此科者即以 先朝之
慶也目今科弊為尤甚省約簡嚴宗為急務周年之內又出
四百司馬百餘及第明年又其將精約乎增廣監試初試移
付式年若此則式年監試初試初無可論增廣大科則鄉試
榜眼既 先朝御覽漢城試以此舉案更設初試、取會試

以庭試舉行禮曹遂以九月擇日重試亦以九月擇日別制
下

李濟萬論李潭及李鎮常事六月十日

持平李濟萬䟽曰天生鄙夫之李潭手握政柄一通一塞無
不閉由於厚賦莫敢違令以致寔繁其徒長其凶而陰誅先
及卧死牖下向者玉署憲長之䟽可見公議而 殿下以追
奪為一律而不允而龜山楊時請追奪安石今潭罪甚於安
石豈可置之若以追奪持難則依睦來善例追削而前佐郎
李鎮常為厚譙心腹李潭爪牙便同傳令軍卒每當都政鞍
馬盈門一隊士夫之壞了身名皆由此人之所為亟施屏裔

之典星州牧李叙中呂村察訪李宗祿既與監司有世所共
知之嫌而不思自處之道廉坊大壞宜皆譴罷李潭事不允
李鎮常定配固城

柳義養事六月間

善山儒康致休疏奏十條其中論守令貪婪之狀曰柳義養
之嗜利無恥又何其醜也褒啓鄭錫達之治則尚州之民欲
食其肉因韓文洪之縣則列邑之錢公行如市沿路守令勞
於輜重之潛運到處官婢愁於衣裳之造縫南土之人言必
先唾近來繡衣無一可觀至於此輩極矣 上命拿問柳納
供發明上教槩以柳以知養之兄而如此云云又若曰褒啓

錫達此乃畏恟厚諛而然云云是後禁府以義養定配照律
上以為畏恟之人定配為可矜哀特放之前冬柳以御史褒啓鄭錫達鄭乃厚

諛之父最貪婪者而柳乃如此人皆駭之至是有此

康致休疏六月間

善山儒康致休疏陳十條弊事一用人不公二科舉請托三
軍政懈弛四守宰貪婪五糶糴滋息六名分紊亂七世俗侈
靡八改嫁禁塞九均役設施十法網踈濶之弊條目之下備論時弊復陳

以矯揉之術凡萬餘言 答以下廟堂稟慶改嫁事初非朝廷設法禁之
更何可許云云

洪樂仁事叶六

傳曰孤露餘生將逢再明十八日忠慶宮誕日喜懼深切之中奉朝賀尚處城外無以仰慰慈宮有下教者洪樂仁入侍傳曰洪樂仁非大臣而曰有情勢偃卧不入極為駭然申飭傳曰予之名洪樂仁欲面諭予意使之往傳於奉朝賀則一向偃處其在君臣之分父子之義得不寒心其令洪樂仁知悉傳曰洪樂仁特除職名故若是偃便不動乎戚里本色自是然乎即即催促洪終不入命補長峯萬戶十八日傳曰慈宮親屬無進見者幼學洪守榮特令冠帶常仕入侍洪樂仁補外安徐又遣承旨敦諭於洪奉朝賀洪又書啓不入

金悌行事十七

傳曰東萊府使金悌行予不知何狀而雖以柳義養奉使不審之一端觀之在悌行廉隅宜思自處尚今躡冒亦可見士大夫風節揚清之政當先於邊門鎖鑰為先改差承旨柳懿特除萊伯是年九月悌行以東萊時貪污請對遂定配

鄭母及金華鎮事十九

禁府都事栒棘厚謙後入來其拿卒私受厚謙私書傳於其家柳懿發論之命都事拿問議處明日三司合啓厚謙所為如此禍機可畏其母為先城外安置答予意有在不允十九日兩司啓厚謙母尚處城外圍私人之出入書札往來請多定捕卒把守其家一一搜檢答曰何其恟且苟也非憲臣所

請不允明日停啓又啓癸巳尚州凶歛牧使鄭錫達其時監
司金華鎮誣以善賑論賞諂事厚賊又其適歸之時乃以千
石穀劃給錫達以充私用歸即通清經筵以彼附麗逆譙決
不可置請戶叅金華鎮定配不允華鎮事至七月
十八日停啓

諸啓事二十

府新啓故縣監尹尚通以道峯院任當先正宋出亭時至有
以藁索曳出位版之舉請尹削奪不允○又臺啓近來官方
淆亂如李漢一李有詰李世孝金養心之大諫金靈尹鵬舉
申五清朴瑞良申尚權李德溥李廷壽鄭興曾武人之承旨無
地處名稱並改刊○鄭遠達之狂易廢人循例通清於大諫渠

是厚賊猶父之親不可仍置京輦前叅判鄭遠達永刊放逐
鄉里○前平安兵使崔東岳悖戾淫醜三年莅任百惡俱備
還穀數萬石作錢料販又賣公庫之布吏民唾罵渠負先
朝如天之恩不法如是請令查核其奸良女一事亦為嚴究
○今春增廣文二所呈券本為三千餘張而入啓單子只二
千餘張其餘都歸於吏隸偷竊請其時監察拿處並依啓

吏兵判中批人改正事

六月廿日都政後吏判徐命善許適移兵判李徽之為吏判
特除具善復為兵判廿一日持平趙明鼎啓以中批之失請
還收善復特除之命荅曰予亦知中批之為權宜而以其人

凡五啓啓辭文任分製并不允玉堂兩司又聯劄爭之禁府
罪人相簡根脚段父趾海母父閔翼洙恒烈父百善父矣父
通洙母父李勉之行凶節次段的宗遲滯云々初二日原任
大臣金相福金陽澤上劄是日右相鄭存謙出請亟誅兩賊
玉堂兩司又各聯章請之判敦寧李益烜等為縉紳疏下至
武臣皆參錄并不允三日兩司又劄爭之答曰既啓且劄一
日再煩予不但疲於酬應卿等停之答堂劄亦不允初四日
館學生金履寅凡千上書請誅兩賊答可謂大同而斬許意
有在三司請對傳曰所懷書入府又啓洪龍漢諂事厚謙至
於約婚當此鋤治黨與之時不可置之請遠地定配獬漢兩

侄樂信擬於承宣請銓官罷職并不允明日吏判李徽之適
是日自 上親裂洞諭綸音頒布書凡數千言備論三司啓
答曰斷梁冀以死豈俟終朝置士良以法何待竟日而斬諭
者一則以議親猶豫也一則欲待中外之彰知罪惡卿等欲
使予專恩則停啓欲守法則遲待可也初五日庭請啓略曰
獬漢與厚謙結為心腹其難赦之罪有十二焉以三不必知
陳之此為大逆之案罪一也先王代政之命近臣書之則
乃敢揮手止之罪二也兩賊密布爪牙潛伺殿下言動罪三
也謀除羽翼搖動國本危機迫在呼吸殿下至令捨去避
禍罪四也兩賊恚大策不由己而以御將執手之說泥覘窈
柄之言煽動內外脅持殿下罪五也重臣之章乃敢嫉之
如讐罪六也粒出翔雲罪七也去十二月潛囑厚謙欲朝呈
翔雲之書合售翻覆之計罪八也推引趾海為相陷忠良
相簡恒在矯誣傳播罪九也遺高幹之書罪十也若淵與諸
賊排布設施無非希兩賊之意罪十一也凶徒交結兩賊合

善既宿將又見可取之端也所論可見無隱特寢昨日之教
傳曰臺言既已嘉之兵判猶然况吏判乎前後吏兵判中批
人一併改正於是吏判改正沈鏞趙明鼎尹東暹趙重晦兵
判改正李景祐具允明沈鏞趙重晦具允鈺蔡濟恭李翼元
尹東暹是日開政新通蔡濟恭尹東暹趙重晦於兵判蔡受
點

趙明鼎李敬倫事

六月廿三日

大諫李養鼎所啓行司直趙明鼎本以闡葺之類歷清顯
而貪欲既熾鄙陋成習居銓而諂事權貴掌試大開賂門縱
其猾甥宋煥結婚翔雲酬唱詩句以為密通厚賤之階梯至

檢擬妖雲於太常而李復恭之鄉品卑微差送名邑今番科
舉敵議以其平日行私前後遭罹豈敢容喙於其間而一疏
再疏顯有希覲之心士夫名檢固難責於此人而貽羞清朝
極矣請竄配依允又啓削出罪人李敬倫曾為尚衣郎厚賊
為提舉敬倫晝夜侍坐畝得雄邑李潭之手與其時監司元
義孫凡係浚民之事無不合謀共分其利而義孫扶廟堂之
勢優得穴結相議偷食殆至萬結及其濫科主張凶論扶護
廢孽之罪已悉於春間敵言之疏請令本道嚴查亟施當律
依允又見下

尹若淵鞠獄事

廿三日

傳曰春秋之義護逆亦逆若淵之疏若淵以修撰上疏與翔雲換頭易面送奏中因山後等語逆節昭著親鞠次具格拿囚傳曰洪璘漢尚置善地故若淵輩敢為營護古今島栲棘是日命本府推鞠若淵刑二次不服廿四日傳曰洪國榮承善之奏雖寢親鞠之教若淵之逆節非比尋常且於昨夜見其文書端緒尤與昨日大異豈可推鞠而止若淵當親鞠即令舉行三司合啓璘漢之罪已悉於前後合辭而安置之啓久未蒙允乃者若淵之疏與妖雲前後照應營護璘漢逆節宗浮於耆輝今尤彰著無餘栲棘之命竊仰嚴討之聖意而王章至嚴請洪璘漢依律處斷不允廿五日親鞠時傳

曰身為都憲緩於討逆妖逆情節已露之類名出已久不即請拿如請對景彥獄事之心則豈敢如此大憲李海重為先竄配遂配端川大諫李養鼎等所啓尹泰淵凶悍跋扈交結厚賊璘漢晝夜出沒於厚賊璘漢家蹤跡陰秘今若淵敢售護逆之計平日稔受泰淵恣惠之故陰護璘漢即曲為泰淵之地請泰淵拿鞠得情上曰更待下教傳曰身為大臣雖見絕恃不道之狀恬恬玩愒未效沫血之義自朝至午一味假豫以至進前詢問循常說去而已大臣之體不嚴乎忠逆之分不可尋常處之領府金福判府李相潑相領相金澤陽右相鄭存謙并削職左議政金誥當初所奏雖甚別白其所雍容與諸

大臣無異罷職不叙判府韓益劄槩病廢臣分乞同被謹答

曰予之曲保於卿為卿老也三司請對入侍合啓大憲金載順大諫沈

履之執義李一曾應教尹弘烈掌令柳榮鎮昨冬安危之機

苟有體國大臣雖非上教固當直請聽政伊時首相韓岡

念國勢之岌業不體上教之懇惻徒思彌縫不即奉承宗

國大計幾致難言之境罪負至重不可容貸請韓為先削奪

門外出送上曰依啓兩司合啓養厚之於厚賊締結綢繆

固已狼藉而此外彰著之罪尤有萬驚憤者窮凶情節不

可不究覈處斷請尹養厚拿鞠快正王法上曰更待下教

三司所懷請亟允三司之請王堂又所懷請亟允三司之請

王堂又所懷今商輅之凶言萬：叵測請諸賊先正典刑

上曰更待下教禁府洪相簡李尚輅洪趾海尹象厚徐有鄰

拿來囚罪人尹若淵刑三次相簡尚輅趾海各刑一次有鄰

與象厚面質後放送象厚刑九度廿九日工曹判書朴宗德

宗德即相德也等為縉紳疏論列厚謙隣漢罪惡請亟誅之仁陽君

李景祐等為縉紳疏亦如之兩司李在學李儒慶李濟萬等亦聯劄討之

傳曰逆獄方張按獄無大臣雖甚失著豈有緩忽之理大臣

叙用鄭存謙復拜右相罪人尹象厚刑二次商輅刑三次趾

海更招李成運刑一次仍加刑十二度三司合啓請韓中道

付處上曰昨日以其老之批可見予寬恕何必深誅不允

廿七日親鞠時傳曰逆豎強近之親不可以坐擁藩閭慶尚
水使尹秉淵改差罪人若淵刑四次閔恒烈刑六度李敬彬
刑一次李善海十五度洪相簡四次與敬彬面質三司連啓
并不允又啓曰罪人商輅敢於所政後以機閱陰秘景色危
怖風色不佳脾胃難定等說筆之於書札凶
恃陰慘宗是劇賊渠既自服未及正法上曰依啓廿八日善
遽至經覽臣等謂商輅巫施孽藉之典海根脚段父廣義母父金萬增行凶節次段昨冬徐命善為
宗社大計矣身貽書矣兄福海以下語凶恃等語為說凶肚
逆腸綻露犯上不道的宗唐古介慶斬傳曰罪人尹象厚之
招徐命善上疏日徐門復出宗厦之說與人酬酌焉這當律
然與諸囚不無少間况是尹心衡之子又有老母象厚放歸

田里是日李裕身與福海面質特放洪續海刑一次相簡亦
加刑恒烈承服知事安允行等亦上疏討鄭洪兩賊傳曰親
翰撤罷庭鞠為之三司合啓後大憲金相翊司諫申應顯各
陳所懷請亟誅兩賊並不允廿九日館學儒宋獻圭等二百
上疏請誅兩賊禁府亂言犯上罪人恒烈處斬是日傳曰渠
與隣漢切姻敢與凶徒同議共謀而如相定者類不止一二
人真所謂誅不可勝誅金相定放歸田里傳曰罪人趾海聚
會凶徒主張凶論肆然於書札至於儲官之事有所陰慘已
是死罪况商輅之書已極凶惡徒然者過而以此荅留置書
筐視若尋常趾海不滿聽政之心昭不可掩所當斷以三尺

而今番獄事相簡窩主趾海亦一癡駭在法有可恕之道原情有可矜既施一次刑減死定配罪人福海有弟善海有子敬彬凶謀亂言若是狼藉重臣為宗社大計命孰敢有戕害此人而渠弟有凶惡之說抵書於渠：子以剪除儲宮羽翼之謀綢繆於相簡輩渠則以少論欲殺老論之說掇拾於黨中釋少可謂百罪俱發但保首領而年過七十聽言觀貌決非平人同情知情之律焉可免乎杖一百流三千里傳曰罪人纘海帳前出示凶書商輅之後其所納供一體一般又况納供之時其所發惡尤極兇獍畢境渠亦遲晚加刑一次島配傳曰敬彬之罪父已告友且證不必曠日持久加刑島

配是日禁府恒烈刑四次結案相簡刑七次若淵六次相簡物故傳曰罪人李成運可謂戾氣所種其罪惡當在洞諭中成運嚴刑遠配獄事既收推鞠撤罷

若淵處分事及憐漢厚譙事六月

是日傳曰若淵之疏頗有根據故入侍下詢乃敢曰憐漢之罪甚輕累次嚴教之後又敢盛氣大言曰臣則不知憐漢之為罪 殿下必欲處置因山後當觀勢云噫嘻北面之臣不知憐漢之罪是黨逆而若淵之疏敢以島配了當又敢以巨測之說奏對有若角抗者然宗營護者輝者流其文書現捉無非凶慘與秦淵相簡輩交結綢繆或曰秦淵之忠亦莫暴

環視而無可救之道又以為世道危驗其他因測之說不可
勝言特命親鞠問獐漢之所以為國邊人討逆之所以為迎
合用人之為舉國而聽者渠乃箇、納招獄事層加皆由於
若淵之供余當洞諭使咸知醞釀排布之有漸矣若淵即徒
之鷹犬亦以玉堂出於獐漢之力有成服之心納招所謂鄙
夫且非若淵凶賊何自以鋤治乎若淵減死定配若淵行至果川而物
故憲府啓尹象厚附獐漢結厚謙異慝猜棘乃以徐門復出
宗厦之說肆然酬酢與瑩中之日以深文翔雲之斥之温室
一串貫來高輅善海亦從範圍做出請還寢放歸之命仍施
島配之典不允是日庭請略曰諸賊之本一則獐漢二則厚謙噫昨冬國勢稟綴

先王深軫大計降息惻之教獐漢以患得失不奪不廢之心只知厚謙不知有國揮手瞬目百計阻撻至於三不必知之說極矣是則耆輝之心也致使根抵不拔翔雲若淵先後凶悖若使矜漢一日假息又不知幾介妖孽做出何許變怪矜漢所以懷二心肆凶者憑依厚謙締結陰幽而使厚謙至今偃息何以熄乱萌者伏願亟誅兩賊云云 答曰
不允是日凡三啓答曰靳允非緩於討逆卿等其知之三司
合所懷請亟誅兩賊不允兩司合所懷請亟誅兩賊不允兩
司合所懷相簡與恒烈同律舉行 上曰令考例稟處又所
懷趾海纘海既自服請快施當律不允七月初一日又庭請
答曰卿等之啓於獐漢厚謙請勦之律即是極律而殺罪之
目雖梃棘可也予欲使卿等知斷大臣之命抵議親以法果
有難赦之罪可以勘斷鎮日庭請國體損傷勿煩是日庭請

凡五啓啓辭文任分製并不允玉堂兩司又聯劄爭之禁府
罪人相簡根脚段父趾海母父閔翼洙恒烈父百善父矣父
通洙母父李勉之行凶節次段的宗遲滯云々初二日原任
大臣金相福金陽澤上劄是日右相鄭存諫出請亟誅兩賊
玉堂兩司又各聯章請之判敦寧李益烜等為縉紳疏下至
武臣皆參錄并不允三日兩司又劄爭之答曰既啓且劄一
日再煩予不但疲於酬應卿等停之答堂劄亦不允初四日
館學生金履寅凡千上書請誅兩賊答可謂大同而斬許意
有在三司請對傳曰所懷書入府又啓洪龍漢諂事厚謙至
於約婚當此鋤治黨與之時不可置之請遠地定配獐漢兩

侄樂信擬於承宣請銓官罷職并不允明日吏判李徽之適
是日自 上親裂洞諭綸音頒布書凡數千言備論三司啓
答曰斷梁冀以死豈俟終朝置士良以法何待竟日而斬諭
者一則以議親猶豫也一則欲待中外之彰知罪惡卿等欲
使予專恩則停啓欲守法則遲待可也初五日庭請啓略曰
陳漢與厚謙結為心腹其難赦之罪有十二焉以三不必知
乃敢揮手止之罪二也兩賊密布爪牙潛伺殿下言動罪三
也謀除羽翼搖動國本危機迫在呼吸殿下至令捨去避
禍罪四也兩賊恚大策不由己而以御將執手之說泥覘窺
柄之言煽動內外脅持殿罪五也重臣之章乃敢嫉之
如讐罪六也粒出翔雲罪七也去十二月潛囑厚謙欲朝呈
翔雲之書合售翻覆之計罪八也推引趾海為相焉陷忠良
相簡恒在矯誣傳播罪九也遺高幹之書罪十也若淵與諸
賊排布設施無非希兩賊之意罪十一也凶徒交結兩賊合

勢欲使殿下不出於範圍之內罪十二也軍民欲食於肉
欲寢厚皮况綸音以辛壬為教而耆輝施逆律矜厚尚遠王
章請快正法答曰欲使臣僚知凶賊之顛末以綸音書下卿等
兩賊于法知悉玉堂及兩司聯劄爭之武臣李長燁等上疏
知悉玉堂及兩司聯劄爭之武臣李長燁等上疏疏云臣等
猶能知猶能知關公讀春秋春秋之義嚴於討是日復金為相陽澤
復討復者有逆必討之謂也云云是日復金為相
大臣二品以上三司并請對入侍入侍諸臣是夜傳曰卿等
所請方欲下教大臣入侍傳曰洞諭綸音昭布罪惡公法不
可屈輿論不可過罪人獍漢厚譴並賜死於是禁都各出去
六日三司啓厚譴母事 上曰靳允意豈徒然宗不忍憾我
先王之心其母之存沒不甚關係亟停又啓獍漢賜死之
命太寬請快施顯戮仍舉孥籍之典答亟停是後連

